

李公曰小子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曰悶勸嗜昔酒開吟廿丈
詩李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舊乎凡諸宦族快辛子之
能許丞相之受侮有一曹官到任儀質頗似社公李公見而
惡之書其狀曰著青把笏也請料錢觀此形骸足可駭歎左
右皆竊笑焉又有宿將有過請罰且云老兵倚恃年老而刑
不加若在軍門一百也決竟不免其刑凡所書判或見卒然
故趨事者皆驚神破膽矣初李公薦嘗以古風求呂光化
溫潤齊員外煦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為
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閒田
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中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
辛苦先是元相廉察江東之日修龜山寺魚池以為放生之

唐語林卷四

豪爽

七

所戒其僧曰勸汝諸僧好自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
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李公到鎮遊于野寺觀元公詩笑
曰僧有漁罾之事必投于鏡湖後有犯者遂不恕復為二絕
以示之云剃髮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人生祇園說法無
高下爾輩何勞尚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蓮千鬢鬚盡生天
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忽有老僧謁願以因果
喻之丞相問阿師從何處來答曰貧道從來處來遂決二十
日任從去處去至如浮薄質客莫敢候問三教所來俱有區
別海內服其才俊
李衛公佐武宗平上黨破回鶻自於其功于平泉莊置構思
亭伐叛亭以自旌

季丞相回少嘗遊覃懷王氏別墅王氏先世仕宦子孫以方
自業待之甚厚回深德之及貴王氏子齊其家牒求謁不得
通于金吾鼓舍伺丞相出拜于道左久之乃省曰故人也遂
稟領之逾旬以前銜除大理評事取告身而授舊制大理寺
官初上召寺僧或在朝五品以上清資保識王氏本耕田宗
無故舊復邀回言之回問有狀乎對曰無又曰有紙乎曰無
袖中何物曰告身即取告身署曰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
章事李回識仍謂諸曹長曰此亦五品以上清資也
宣宗幸苑中回顧仗外舍屋際有倚竹一竿可見者止尺餘
去御馬百步外遂命弓橫綜上挾矢曰朕以法制威天下而
党羌窮寇敢來干我連年兵不解我今射此竹卜其濟否左

唐語林卷四

豪爽

八

石聳觀上攘袖挽弓一發洞其竹分而為二矢貫于外左右
呼萬歲賀于馬前未逾月羌果滅
裴相為宣州觀察朝謝後開行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諸公
同遊自惡思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水次裴與諸人應手
旁中有黃衣飲酒軒昂笑語輕脫裴稍不平問曰君所任何
官對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復問裴曰押衙所任
何職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于是奔走而去一席皆
歡聞者大笑左右訪于吏部云有廣德縣令已請換羅江令
矣宣宗在藩邸聞之常與諸王為笑樂及即位裴為丞相因
書麻制回謂左右曰諾即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長孫趙公朝宴酒酣樂闋羣公曰無忌不才幸遇休明之

運因後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視無忌何如
越公原註楊泰有或對曰不如或曰過之公曰吾自揣誠不
美越公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

李大師光顏女未聘從事許當及幕僚因從容次盛舉一鄭
秀才詞學門閥莫其選揀謝曰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遇多偶
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已選得一婿也諸賢未見乃召客司
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婿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足
矣

渾大師城年十一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邱戲問
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盜功後二年收石堡城收龍騎島皆
有奇數

唐語林卷四 豪爽

九

馬司徒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曰埋
懷村大喜曰擒賊必矣

容止

開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明皇嫌其異
已賜內樣巾子長脚羅幘頭燕公服之入謝明皇大喜

明皇早朝百官趨班上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子家謂左
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裴僕射遵慶二十人仕衰折上巾子未嘗隨俗樣凡代之移
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時尚幼少所裹者今巾子有僕射樣

韓晉公久鎮浙西所取賓佐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有故舊
子弟投之與語更無他能召之譙而觀之畢席端坐不旁視

不與比坐交言後數日署以隨軍令監庫門使人視之每早
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

李相國程為翰林學士以階前日影為入候公性懶每入必
逾八磚後號為八磚學士

鄭珣瑜為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處人吏窺之馬足差跌
不出三五步議者以珣瑜為河南尹可繼張延賞而重厚堅
正前後莫有及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十
自樂懸南步而及殿扉稱賀上前舉止中禮士大夫歎之十
二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太子少師柳公權亦年八十復為
百官班首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委頓及上尊號聖敬文

唐語林卷四 容止

十

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權誤曰光武和孝御史彈之罰一季俸
世譏公權不能退身自止

薛調季瓚同年進士調美姿貌人號為生菩薩瓚俊爽人號
為劍調寬恕而瓚猜忌論者以時人所稱協其性也劉元章

罷江夏入朝以風標自任一日調謁之倒屣出迎愛其風韻
去而復留者數四既去謂左右曰若不見其有案此下也調為

翰林學士郭妃悅其貌謂懿宗曰駙馬盡若薛調乎頃之禁
卒時以為中鳩卒年四十三常覽鏡曰薛調豈止四十三乎

豈嘗有言其壽者耶

杜相審權鎮浙西性厚左右僮僕希見其語在翰林最久習
于慎密在鎮三歲自初視事坐于東廳至其罷去未嘗易處

雖大臣經過亦不踰中門視事之暇日未夕非有故不還私室端默斂衽常若對賓旅夏日中欲寢息則顧軍將令下簾或四顧無人即自起去簾鈞以手捧軸徐下簾至地方拱退進止雍容如畫時杜棕先達人謂之老杜相審權為小杜相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寸

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于孔日史邊成日以技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羨雖衛玠潘岳不足為比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後乃翦紗巾之角以異于眾也閭巷有衫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比至鬻豚之肆見僧豕者謂屠主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此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洛宮

唐語林卷四 容止

上

曰于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有離魂何處斷烟雨江南岸至今播于倡樓也

自新

江淮客劉圓嘗謁江州刺史崔沆稱前拾遺沆引坐勸曰諫官不可自稱司直評事可矣須臾他客至圓稱曰大理司直劉圓沆甚賞之

李銛錡從父弟也為宋州刺史聞錡反狀慟哭悉驅妻子奴婢無老幼量頭為枷自拘于觀察使朝廷憫之薄取

天寶已前多刺客報恩李汧公勉為開封府鞠囚有意氣者咸哀勉求生縱而逸之後數歲勉罷官客行河北偶見故囚厚迎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以縑千匹可

乎曰未也二千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大恩難報不如殺之故囚心動其僮哀勉密告勉被衣乘馬而遁比夜半百餘里至津店津店老人曰此多猛獸何故夜行勉因言其故未畢梁上有人瞥下曰幾誤殺死長者乃去未明攜故囚夫妻二首而至示勉

田神功自平盧兵使授淄青節度舊官皆偏裨時部曲神功平受其拜及此前使判官劉位已下數人並留在院神功待之亦無降禮後因圍宋州見李光弼與敕使打毬問判官張僂至光弼答拜神功大驚歸幕呼劉位問之曰太尉今日見張郎中來與之答拜是何禮也位曰判官尋容使主無受拜之禮神功曰公何不早說遂令屈諸判官謝之曰神功武將

唐語林卷四 自新

上

起自行伍不知朝廷禮數誤受判官等拜又不言成神功之過今還諸公拜遂一一拜之

包誼江湖人下第遊漢南與劉太真相會辯難劉辭屈責其不敬誼擲盃中其額後太真為禮部侍郎誼應舉太真覽其文卷于包侍郎倍之家初甚驚歎及視其名迺包誼也遂然至出榜宰相欲有去留而問太真換一名太真不能對忽記誼之姓名遽言之遂中第

魏僕射本名其宰武后朝被誣構下獄有司將出之小吏聞之以告魏魏喜曰汝名何曰元忠遂改從元忠焉

企羨

進士張倬濮陽王柬之曾孫也時初落第兩手持登科記頂

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其金美如此

盧杞令李揆入藩揆對德宗曰臣不暉遠使恐死于道路不
達君命上惻然欲免之謂杞曰李揆暮老無使杞曰和戎之
使且須諳練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子揆年者不
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長曰聞唐家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
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設之也揆門
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揆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暉淮
海也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有所自
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瘵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
第一之有

苗給事子續應舉次而給事以中風語澀而心中至切臨試

唐語林卷四 企羨

三

又疾亟續乃爲狀請許入試否給事猶能把筆淡墨爲書曰
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續及第

開元以後不以姓名而可稱者燕公許公魯公不以名而可
稱者宋開府陸克州王右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尉楊司徒

劉忠州楊崖州段太尉位卑而名著者李北海王江寧李節

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獨孤常州崔比部張水部梁補闕

韋蘇州二人連呼者岐薛燕許原註大李杜姚宋原註亦蕭

李原註韋元相後不以名可稱者李太尉韋中令裴晉公白太

傅賈僕射路侍中杜紫微位卑名著者賈長江趙渭南二人

連呼者元白又有羅紺吉綱原註真推韋狀原註又有四葵

四凶

子良史爲張徐州建封從事每自吟日出身三十年白髮衣
猶碧日拜倚朱門從未污袍赤公問之爲奏章服焉

韓僕射皇爲京兆尹韋相貫之爲讖何尉及貫之入爲相皇

爲吏部尙書每至中書韋常異禮以中故吏之微皇家自黃

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于僕人之手

歸則別置于卧內一榻以示敬慎

趙昭公以舊相爲吏部侍郎考前進士杜元穎宏詞登科及

鎮荆南又奏爲從事杜公入相昭公復掌選至杜出鎮西川

奏宋相中錫爲從事數年杜以南蠻入寇貶刺循州遂卒宋

以宰相被誣謫佐開州後數年昭公始卒公凡八在鈐衡三

領節鎮皆帶府號爲尙書惟不歷工部其兵部太常皆再任

唐語林卷四 企羨

六

年八十七薨其間未嘗過重疾儉素案說素趙與同考考爲
朝中之首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皆知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

繼爲公相號得人之盛

趙郡李氏元和初三祖之後同時一人爲相濟南祖吉甫西

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大和開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位

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藩再從弟皆第九珣亦絳之近從

李尙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而人謂尙書爲

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而尙書尙兼門地焉若姻族間

有禮會尙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座頭總

是李益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勝未放而入相禮部尚書王播代放榜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迹門生前世未有

陽城為朝士家苦貧常以布衾木枕質錢數萬人爭取之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為夏州徐泗鳳翔宣武河中五節度憲為江西觀察嶺南節度愬為唐鄧襄陽徐泗鳳翔澤潞魏博六節度聽為夏州靈武河東鄭滑魏博邠寧七節度一門登壇受鉞無比焉

胡尚書証河中大傅昭公鎮河中尚書建節赴振武備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獻昭公詩云詩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關州里榮之進士趙櫓著鄉籍一篇誇河東人物之盛皆實錄也同鄉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曾祖祖父世掌綸誥櫓昆

第五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傅宏宣盧尚書簡辭宏正簡求皆其姑子也時稱趙家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謂至盛櫓著鄉籍載之

唐語林卷四 金裝

五

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舉李師稷及第至其子相國嗣復知舉門生集候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謂之楊家上下門生世有姑之婿與姪之婿謂之上下同門蓋以此況也

李相石庚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佐魏博軍因奏事特賜紫而庚尚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李相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雅俊茂唐冲薛庠袁都時謂之玉笋

柳公權與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小柳舍人

人自祖父郎中考已來奕世文學居清列久在名場淹屈及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高科十餘年便掌綸誥侍翰苑性喜汲引後進多出其門以誠明待物不妄然諾士益附之開成三年書判考官刑部員外郎紇于公崔相臺門生也紇干及第時于崔相新昌宅小廳中集見座主及為考官之前假居崔相故第亦于此廳見門生焉是年科日八人敦頭孫河南穀先子鴈門公為丞紇于封鴈門公

文宗自大和乙卯歲後常戚戚不樂事稍問則必有歎息之音曾幸三殿東亭見橫御架巨軸上指謂畫工程修已日此開元東封圖也命內臣懸于東廊下上舉玉如意指張說畫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則可見開元之理

唐語林卷四 金裝

六

文宗為莊恪太子選妃朝臣家子女悉令進名中外為之不安上知之謂宰臣曰朕欲為太子求汝鄭問衣冠子女為新婦扶出來田舍窮地如問朝臣皆不願與朕作親情何也朕是數百年衣冠無何神堯打朕家事羅訶去案此句文義誤或是當遂罷其選時俚語

馮河南宿之三子陶寬圖兄弟連年進士及第連年登宏詞科一時之盛無比大和初馮氏進士十人宿家兄弟叔姪亦八人焉

李右丞廩年二十九為尚書右丞

宣宗好儒多與學士小殿從容議論殿柱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凡對宰臣及上言者必先整

容貌易衣盟手然後召見語及政事即終日忘倦

宣宗愛羨進士每對朝臣問登第否有以科名對者必有喜便問所賦詩賦題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優而不中第者必歎息久之嘗于禁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宦官知書白文宣二宗始

宣宗尚文學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宣宗索登科記顥表曰自武德以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諸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于聖朝敕翰林自今放榜後仰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仰所司逐年編次

李杲為中丞奏孔尚書溫徐相商為監察御史孔為中丞李

唐語林卷四

金

五

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而為丞郎每講集時人以為盛事大中九年沈侍郎詢以中書舍人知舉其門生李彬父叢為萬年令同年有起居之會會部李郎中蟄時在座因戲諸進士曰今日極盛某與賢座王同年謂郴州李侍郎也眾皆以為異是日數公皆詣賓客馮尚書審則又郴州座主楊相因之同年也舉座異之

張不疑進士擢第宏詞登科當年四府交辟江西李中丞疑東川李相回淮南李相紳與元歸僕射融皆當時盛府不疑赴淮南命到府未幾以協律郎卒不疑娶崔氏以不協出之後娶顏氏

東商有識山川者徧禮五嶽一拜而退惟八闕望華山自闕

西門步步禮拜至山下仰望嘆詫七日而去謂京師衣冠文物之盛由此而致

崔起居雍少有令名進士第與鄭顥齊名士之遊其門者多登第時入語為崔雍鄭顥世界自起居郎出守和州遇龐勛寇歷陽雍棄城奔浙西為路巖所構賜死雍兄明序福兄弟八人皆進士列甲乙科當時號為整頭崔家澆容貌清瘦明白擢第升朝崔鉉辟入幕先是朝中以流品為朋甲以名德清重者為首咸通中李都為大龍甲頭沙汰名士以經緯其血消澹兄弟也潛在中以消強侵為隱卒不取焉消卑屈欲見取其黨皆避之

太原子弟爭之稱是已族然實非也太原自號銀鏤王氏崔氏博陵與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第二房雖長今其子孫即皆拜第三房子弟為伯叔者蓋第二房婚娶晚遲世數因而少故也姑臧李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受大房第二房之禮清河崔氏亦小房最著崔程出清河小房也世居楚州寶應縣號入寶崔氏寶應木安宜縣崔氏夢捧入寶以獻收改名焉程之姨北門李相蔚之夫人蔚乃姑臧小房也判鹽鐵程為揚州院官舉吳堯卿蔚以為得人竟亂堯擢之任程累郡無政績小杜相問程諸女有容德致書為其子讓能娶焉程初辭之謂人曰崔氏之門若有一杜郎其何堪矣而杜相堅請不已程不能免乃于寶應諸院取一娣姪嫁之其後

唐語林卷四

金

六

太原子弟爭之稱是已族然實非也太原自號銀鏤王氏崔氏博陵與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第二房雖長今其子孫即皆拜第三房子弟為伯叔者蓋第二房婚娶晚遲世數因而少故也姑臧李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受大房第二房之禮清河崔氏亦小房最著崔程出清河小房也世居楚州寶應縣號入寶崔氏寶應木安宜縣崔氏夢捧入寶以獻收改名焉程之姨北門李相蔚之夫人蔚乃姑臧小房也判鹽鐵程為揚州院官舉吳堯卿蔚以為得人竟亂堯擢之任程累郡無政績小杜相問程諸女有容德致書為其子讓能娶焉程初辭之謂人曰崔氏之門若有一杜郎其何堪矣而杜相堅請不已程不能免乃于寶應諸院取一娣姪嫁之其後

讓能貴為國夫人而程之女不願

進士舉人各樹名甲元和中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後有東西二甲東呼西為茫茫隊言其無藝也開成會昌中又曰魯紹瓌蒙識即命通又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又有薄徒厚徒多輕侮人故裴泌侍御作美人賦譏之後有瓌值韋羅甲又曰瓌值都雅識即命通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注已甲又有四字甲言深輝軒庭又四凶甲又芳林十哲言其與宦官交遊若劉煜任江洎李巖士葵銚秦翰王之徒銚與巖士各將兩軍書題求華州解元時謂對軍解頭大和中又有杜顓寶劍蕭嶧極有時稱為後來領袖杜昇自拾遺賜緋後應舉及第又拜拾遺時號著緋進士鄭延昌相

唐語林卷四 企羨

七

公為京兆尹兼知貢舉

白居易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于石立于墓側相傳洛陽士人及四方游人過矚墓者必奠以卮酒故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渥

崔魏公鉉與江西李侍郎騰同在李相石襄陽幕中鉉自下追入不二年拜丞相騰時在幕為李相草賀書曰賓筵初啟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原註杜佑佐崔魏公

高宗後與使主同為相

鄭裔綽為浙東觀察使奏侍御史鄭公綽為副使幕客與府

王同姓聯名甚寡

咸通末鄭渾之為蘇州錄事談銖為醴院官鍾輻為院巡俱

廣文時湖州收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地主相接時為語曰湖接兩頭蘇連三尾

蘇員外粹與母弟冲俱鄭都尉顯門生後粹為東陽守冲為信陽守欲相見境上本府許之兩郡之守攜賓客同府主出省俱自外郎兄弟之榮少比

范陽盧自興元年癸亥德宗幸梁汴二年甲子鮑防侍郎知舉至乾符二年乙未崔沆侍郎知舉計九十二年而二年停舉九十年中登進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諸科在外而為子皆聯子案此句疑有訛誤所不聯者不十數人然而世謂盧氏不出座主自唐來唯景雲二年考功員外郎盧逸知舉後無繼者章都尉保衡常怪之咸通十三年盧莊為閩長都尉欲以知

唐語林卷四 企羨

十

禮部莊七月卒盧相攜在中書以為恥廣明元年乃追盧渥中丞入知舉帖經後黃巢犯闕天子幸蜀韋昭度侍郎于蜀代之放十二人

閩自貞元以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建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為新學記云纓胡之纓化為青衿林藻弟蘊與歐陽詹觀之歎息相與結誓繼登科第

薛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轡詠云脉脉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鶻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之猶若神仙焉

明皇既誅韋氏擢用賢良革中宗之政依貞觀故事有志者莫不想太平中書令姚元崇侍中宋璟御史大夫畢構河南尹李傑皆一時之選時人稱姚宋畢李焉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敕宰臣入集賢院分寫告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既而謂人口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徒雲集官家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總章陳有德教周則虎門麟趾北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今日則豈得扶輪捧轂者哉

傷逝

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洛陽王師敗績關門不守車

唐語林卷四 傷逝

三

駕幸蜀次馬嵬驛六軍不發賜貴妃死然後駕發行至駱谷上登高平馬上謂力士曰吾倉皇出狩不及辭宗廟此山絕高望見秦川吾今遙辭陵廟下馬東向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又謂力士曰吾取張九齡之言不至于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既而取長笛吹自製曲成復流涕詔樂工錄其譜至成都乃進譜而請名上已不記顧左右曰何也左右以駱谷望長安索長笛吹出對之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齡可號為謫仙怨有人自西川傳者無由知其本主但呼為劍南神曲其音怨切動人大歷中江南人盛傳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聞之長卿隨撰其詞意頗自得蓋亦不知事之始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澗恨孤舟解攜鳥

去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其後台州刺史竇宏餘以其卿之詞雖美而與本曲意與不同復作詞以廣不知者其詞曰兵塵犯關衝關金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傷心朝恨暮恨回百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蛾眉獨自彎彎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駝載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銘使促求訪李尉符立息之曰得必矣出召幹事所由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伎藝人悉搜羅之而綠衣果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寶舊樂工也上皇

唐語林卷四 傷逝

三

當時數登此樓每來鳴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鴟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羣鴟盛集又覺其象宛如昔時必知天子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于是救盡收此輩却係教坊李尉亦為京尹所擢用後至郡守

貞元四年劉太真侍郎入貢院寄前主司蕭聽尚書詩曰獨坐貢闈裏愁心芳草生山公昨夜事應見此時情大和九年仇士良誅王涯鄭注上或登臨遊幸雖百戲列于前未嘗少悅往往睜目獨語左右不敢進問題詩云策路生春草上林花發時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更于殿內看牡丹翹足凭欄滿舒元與牡丹賦云俯若如愁仰者如悅開者如語合者如咽久之方省元與詞不覺歎息泣下時有宮人沈阿翹為

上舞河滿子詞聲態死轉錫以金臂環乃問其從來呵口
妾本吳元濟女元濟敗因入宮

王太尉捕少貧居瓜洲寄食多爲人所薄及登第歷榮顯掌
鹽鐵三十餘年自劉忠州之後無如播者後鎮淮南乃遊瓜
洲故居賦詩感舊李衛公出在蜀關而致和其詩以寄播

宣宗以憲宗常幸青龍寺命複道開便門至寺昇眺追感者
久之

杜幽公喪公主進狀請落駙馬都尉云臣每見官街有駙馬
字悽感難勝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
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用防已過今魏徵

殂逝一鏡亡矣

太宗聞虞監亡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

杜羔有至性其父爲河北尉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常

抱終身之感會堂兄兼爲潞州府判官鞠獄于私第有老婦

辯對見羔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詰之乃羔母也

自此迎歸又往求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于

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煙煤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

其父遺迹言我子孫若求吾墓當于某村某家問之羔號哭

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卽龐遂得歸葬

宣州當塗隱居山巖卽陶貞白鍊丹所也鑑迹猶在後爲佛

栖逸

唐語林卷四

佛逝

重

舍有僧名彥範俗姓劉雖爲沙門而通儒學邑人呼爲劉九
經顏魯公韓晉公劉忠州穆監寧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各執
經受業者數十人年八十猶強精神僧律不虧唯頗嗜飲酒
亦不亂學者有攜壺至者欣然受之每飲三數盃則講說方
銳所居有小圃自植茶爲鹿所損衆勸以短垣隔之諸名士
悉爲連石共成穆兵部贊事之最謹嘗得美酒密以小甃壺
置于懷中累石之際白師曰有少好酒和尚飲否彥範笑而
滿引徐謂穆曰不用般石且來聽書遂與剖析奧旨至多不
倦人有得穆兵部遺彥範書者其辭云某偶忝名宦皆因善
誘自居班列終日塵屑卻思昔歲歲臨清澗蔭長松接侍座下
獲聞微言未知何時復遂此事遙瞻水中月嶺上雲但馳攀

唐語林卷四

栖逸

丙

想而已和尚薄于滋味深于酒德所食僅同嬰兒所飲或如

少壯常恐尊體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實懷憂戀其誠切如此

月日之下稱門人姓名狀和尚前

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宏有道業遠近稱之號曰田

蔣良逸天資高峻虛心待物不爲表飾呂侍郎涓楊侍郎憑

觀察湖南皆師事之潭州旱祈雨不應或請邀之楊曰田先

生豈爲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良逸蓬髮敝衣欣然就舉

到郡亦終無言卽日降雨所居獄觀內建黃錄壇場已具而

天陰晦弟子請先生祈晴良逸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左右

整冠履扶而昇壇亦遂晴霽嘗有村老持一絹襦來施良逸

對衆便着坐客竊笑不以介意揚憑嘗迎至潭州良逸方洗

足使到葉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于衙門即于門外坐
顯塔著識若無人在旁楊自京尹論臨賀尉使使候之遺以
銀器良逸受之便悉付門人使還良逸曰報汝阿耶不久即
歸勿憂也未幾楊果移杭州長史良逸未嘗于人人至亦不
送不記入官位姓名第與呂渭分最深後呂郎中溫為衡州
刺史因祭嶽候先生告以使君侍郎之子及滯入良逸下解
牀撫其背曰你是呂渭兒子耶溫泣然降塔先生亦不止其
真率如此良逸母為喜王寺尼寺中皆呼良逸為小師良逸
當日負兩束薪以奉母或自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
傳寺家晨起見一虎在田媪門外走以告媪媪曰毋怪應是
小師使致柴耳舍宏有操尚時人以爲不及良逸然二人所

唐語林卷四

柄逸

善

名常兄事良逸善符術後居九真觀會使弟子主縣市齋物
不及期還詰其故云于山口遇猛虎當道不去以故遲滯舍
宏曰吾居此底渠已多時何敢如此卽以一符置所見處明
日虎踣符下舍宏聞之曰吾本以符却之豈知遂死既以害
物安用術爲取符焚之後不復留意又有歐陽平者行業亦
高兄事舍宏而道業不及也歐陽一夕夢三爐自天而下若
有召說既寤潛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巨
逸死舍宏次年卒桐柏山陳寡言徐虛符馮雲翼三人皆田
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汗蔣之弟子也陳徐在東南品地比田
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周自幼入道善科法亦爲南嶽之冠
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已來越州有清江清畫婺州有乾俊

乾輔時謂之會枯二清東陽二乾

白居易少備分司東都以詩酒自娛若醉吟先生傳以自傲
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伊水亭柳清峻方冬與羣從子姪同
登眺高洛既而散雪微下說鎮金陵時江南山水每見居人
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思之不忘遂巡忽有二人衣蓑
笠循岸而來牽引篷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
坐船後有小竈安銅甌而炊舂角僕烹魚煮茗沂流過于檻
前聞舟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從而問之乃告
居易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

李瞻漢之子有文學氣貌淳古非其人雖富貴不交也累遷
司封郎中歸茅山微拜給事中不就兩京亂竟不懼其禍

唐語林卷四

柄逸

美

李尚書衰晚年修道居陽羨川石山後長子召爲吳興次子
昭爲常州當時榮之

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族也其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
侍御史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與顏薏皮日休
羅隱吳融爲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搏爲吳興
廬江二郡倅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
卷丞相李公蔚盛公攜景重之羅給事寄陸詩云龍樓李丞
相昔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蓋嘗有微哂之意
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吳
侍郎融立傳貽史官右補闕韋莊撰誄文相國陸希聲撰碑
文給事中顏蕘書皮日休博士爲詩友寇死浙中方于詩名

著于吳中陸未許之一旦頓作詩五十首裝為方子新製時
輩吟賞降仰陸謂曰此乃下官效方干之所作也方詩在僕
前中頗奇意精識者亦然之薛許州能以詩道為己任還劉
夢得詩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讀劉不能變態
乃陸之比也

天寶之亂元結自汝墳率鄰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
舉兵宛葉之間有城守扞寇之力結天寶中稱中行子始在
商餘山自稱元子逃難入猗玕沮始稱猗玕子或稱浪士漁
者呼為聲叟酒徒呼為漫郎
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徑山曰出家是大丈夫
事非將相所為也

唐語林卷四

三

大歷中關東饑疫人多死樂陽人鄭損率有力者每鄉為一
大墓以葬棄尸謂之鄉葬翁然有仁義之聲損盧賊用之甥
不仕鄉里號為雲居先生

竟陵僧于水濱得嬰兒者育為弟子稍長自箴得夢之漸絲
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有文學
多意思恥一物不盡其妙最嗜茶鞏縣為蔡偶人號陸鴻漸
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于江湖拊童
陵子十南越稱桑苧翁貞元末卒韓愈好奇嘗與客登華山
絕頂度不可下返發狂慟哭為遺書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綱居閑鄉拜右拾遺李同南居
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爲轉遠轉高轉近轉卑也

賢媛

高祖乃場帝友人場帝以圖識多言姓李將王每排斥之而
後因大會場帝曰上呼爲阿婆面上不擇歸家色猶靡且行
怪而問久之方說帝曰某爲阿婆面后喜曰此可相賞公是
裴唐公唐之爲言堂也阿婆面是堂主上大悅

上都崇勝寺有徐賢妃殿太宗召妃久不至怒之因進詩
曰朝來臨鏡臺妝罷且徘徊于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秋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妨居午橋南別墅未嘗入城仁傑伏
臘每修禮甚謹嘗雪後休假盧氏安否適見表弟挾弧久
攝難免來歸羞味進于堂上領再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啟
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欲願悉力從其意媿曰吾止有一子

唐語林卷四

三

不飲令事女主仁傑慙而去

明皇柳婕妤有才學上甚重之婕妤妹適趙氏性巧慧因使
工鏤板爲雜花象之而爲夾結因婕妤生日獻王皇后一匹
上見而賞之因敕宮中依樣製之當時甚秘後漸出過于天
下乃爲至賤所服婕妤好生延王肅宗每見王則語左右曰我
與王兄弟中更相親外家皆關中貴族蓋柳氏奕葉貴盛人
物盡高方與公康城公皆北史有傳矣睦州俊邁風格特異
自隋之後家富于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妃曰嬌陳者姿
藝俱美爲太子之所奔走睦州一見因求納焉嬌陳曰第中
設錦帳三十重則奉事終身矣本易其少年乃戲之也翌日
遂如言載錦而張之以行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如約入

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節操爲中表所推明皇在人間問嫡陳之名及召入宮見上因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欲背柳氏乃許其歸因語之曰我聞柳家多賢女子可以備職者爲我求之嫡陳乃以睦州女弟對乃選入充婕妤生廷王及承珍公主焉

明皇在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是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衣主香火小字蟲娘明皇呼爲師娘時代宗起居上曰汝在東宮甚有令譽也因指壽安曰蟲娘是鴉女汝後可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州遂命蘇發尙之封壽安公主也

刑部郎中元沛之妻劉氏全白之妹賢而有文學著女儀一

唐語林卷四 賢媛

元

篇亦曰直訓劉旣寡居奉道受籙于吳筠先生清苦壽考長子固早有名官歷省郎刺史國子司業次子察進士及策累佐使府後隱居廬山察之長子潯好道不仕次子充進士及第亦尙道家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縵衣乘簡謂之參軍樁天寶末番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爲善優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爲參軍樁上及侍宴者笑樂公主獨俛首頓肩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冤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

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卽柳展母

郭子儀鎮汾陽時殿中柳芳爲掌書記柳君有母汾陽王母因大譏嘗誡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來告及趙夫人興至王降階與僚屬序立候至棚而退嘗謂柳君曰子儀幼孤不識奉養今日幸忝恩寵踰望雖爲貴盛實無侍御之榮因嗚咽久之又曰若太夫人許見顧子儀之家當使南陽夫人以下執幾子儀自捧饌而趙夫人以清潔自居終不一往

劉元佐貴爲將相其母月織練一匹示不忘本每觀元佐視事見縣令走階下退必語元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汝父爲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案侍

唐語林卷四 賢媛

三

之亦何安也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元佐終不失臣節
陸相贊知舉放崔相羣羣知舉而陸氏子簡禮被黜羣妻李夫人謂羣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乎公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陸氏門生知禮部陸氏子無一得事者是陸氏一莊荒矣羣無以對

唐語林卷四

唐語林卷五

補遺 起高祖至代宗。案以下補遺四卷。雖采自承案。大典原分門目。已不可考。見今略以時代為次。無附于後。

高祖既受隋禪。坐太極前殿。會朝之次。忽報南山急賊。不測安南大首領馮盎前奏曰。急擊之。必退散。無能為也。遣百騎禦之。俄頃報賊南遁。上召盎曰。卿安能遠料賊果敗退。盎曰。奏報之時。臣望氣雲形似樹辰。在美金能克木。擊之必勝。土喜而陽金帶。

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李衛公問策。時發諸州府軍。未至。長安居人勝兵者。不過數萬。突厥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遂

唐語林卷五

其歸路。帝從其言。突厥兵遂退。於是據險。遂之。遂棄老弱。而遁。獲馬數百匹。金帛一無遺焉。

李密掛漢書牛角行且讀

隋大業中。李衛公上書高祖。終不為人臣。請速去之。後高祖入京師。靖與滑儀衛文升等俱見。收衛滑既死。太宗慮囚見靖。引與語。因請於高祖。免之。始隨趙郡王孝恭南征。清巴漢。擒蕭銑。蕩一揚。越師不留行。皆靖之力也。

英公始與單雄信俱仕李密。結為兄弟。密既亡。雄信降世充。勅來歸國。雄信壯勇。過人。勅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元吉恃督力。每行圍。世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梳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一尺。勅惶遽。連呼曰。阿兄。此是勅主。雄

信乃攬轡而止。顧笑曰。胡不緣爾。且竟死。世充既平。雄信將就戮。英公請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勅曰。平生誓共灰土。豈敢相忘。但將身許國。義不兩合。雖不死之。且顧兄妻子如何。因以刀割其股肉。以授信曰。示不虧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高宗立。武后褚河南謀於趙公。無意英公勸將以死爭。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國之元。且脫事。不如意。使上有惡舅之名。不可。英公勸請先入。褚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逐良臣之名。不可。遂良出自草茅。無汗馬之功。象先帝殊遇。以有今日。自當不諱之時。躬奉道。詔若不効。其愚衷何以下見。先帝掛二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中寢。

唐語林卷五

二

中宗正位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憬。慷慨有節義。乃與王咄馬同。岐謀誅武三思。事發。同岐見害。惶逃於比干廟中。列死。臨死謂曰。比干紂之忠臣也。儻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見殺。虬鬚客姓張氏。赤髮而虬鬚。時楊素家紅拂妓張氏奔李靖。將歸太原。行次靈橋驛。既設牀爐。中煮肉。張氏以髮長垂地。立梳牀前。靖方刷馬。忽虬鬚客乘驢而來。投草囊于爐前。取枕。敬卧看張氏梳頭。靖怒。未決張氏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靖。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敘衽前。問其姓氏。客口姓張。張氏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遂拜之。問第幾。曰。第三。亦問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張氏遂呼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之。遂環坐。客曰。煮首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

飢靖出市胡餅啗油腰間匕首切肉共食之竟以餘肉亂切
飼驢客曰何之曰將避地太原客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
肆也靖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食乎
靖曰不敢遂開革囊取出一人頭并心肝却以頭貯囊中以
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天下負心者也銜之二十年今始
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問太原
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余謂之英人也其餘將相而已曰其
人何姓曰某之同姓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
也曰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善因文
靜見之可也然兄欲何爲曰望氣者云太原有奇氣使吾訪
之李郎何日到太原曰靖計之某曰常達曰達之明日方曙

唐語林卷五

二

候我于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如飛迴顧已失矣公與
張氏且驚且懼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也促鞭而行及
期入太原候之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
思見郎君請迎之交靜素奇其人方議匡輔一旦聞客有知
人者其心可知遂致酒延之使回而不衫不履褴褛而來
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鬚然于坐末見之心死飲數盃而
起招靖曰真天子也吾見之十得八九矣然須道兄見之李
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于馬行東酒樓下有此
驢及瘦驃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又別而去之靖與張氏
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而虬鬚與道士方對飲見靖
驚喜召對環飲十數巡曰樓下匱中有錢千萬可擇一深墜

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我于汾陽橋下靖如期至則道士與虬
鬚已先到矣仍俱詣文靜時方奕棋折起而話心焉文靜飛
書迎文皇看道士對奕虬鬚與靖旁立焉俄而文皇到來情
彩驚人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頓瞻偉如也道士一見
慘然失綦子曰此局輸矣輸矣于此失却局奇哉救無路矣
復奚言奕罷請去既出謂虬鬚曰此世界非子世界他方圖
之可矣勉之勿以爲念因其入京虬鬚曰計李郎之程某日
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宅相訪欲令新婦祇
謁兼議從容無前却也言畢呼嗟而去靖策馬而歸遂與張
氏同往見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云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
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麗奴婢四十餘人羅列庭前奴二十

唐語林卷五

四

人引靖入東廳婢二十人引張氏入西廳廳之陳設頗極精
異巾箱鞋奩冠蓋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既畢又請更
衣衣甚珍奇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鬚也紗帽楊裘亦有龍
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真天人也于是四人對坐
牢饌畢陳女樂列奏其飲食妓樂若白天降非人間之物食
畢行酒而家人自堂來舁出兩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既呈盡
去其帕乃文簿論匙耳虬鬚指謂曰此珍寶貨泉之數吾所
有悉以充贈向者本欲于此世界求事或當一二十年建少
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海內卽當太
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忠盡行必極人臣一妹
以天人之資繼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妹不能

識李耶亦不能存李耶非李耶不能遇一妹亦不能榮一妹起陸之漸際會如斯虎嘯風生龍吟雲起固當然也將子之賄以佐真人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與李耶可漑酒相賀因命家僕列拜曰李耶一妹是汝主也言畢與其妻戎裝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乃不復見靖據其宅遂為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十年靖以佐僕射同平章事東南變奏有海賊以千艘帶甲者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知虬鬚之得志也歸告張氏具禮相賀漑酒東南祝拜之是知真人之興非英雄所覩况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蟬臂扼轡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言哉或曰衛公之

唐語林卷五

五

兵法半乃虬鬚所傳信哉

太宗征遼李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等召之不果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衛公曰老臣宜從但犬馬之疾增甚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竟能自強立勳魏室公叩頭曰老臣請與病行至相州疾篤而不能進上至駐驛山高麗與靺鞨合軍四十里太宗有懼色江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請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家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既合戰為敵所乘殆將不振還謂衛公曰吾以天子之家困于蕞爾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王在側帝頷之道宗且陳前言帝悵然曰當時怒遽不憶也

太宗謂尉遲敬德曰人言卿反何故對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惟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刃鋒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于地以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以相告何反以為恨太宗謂敬德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笑曰臣雖鄙陋亦不失為夫婦之道臣每聞古人云富不易妻仁也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薛萬徹尚平陽公主主人謂太宗曰薛駙馬無才氣因此公主羞之不同席者數月帝聞之大笑置酒召諸塔盡往獨與薛歡語屢稱其美因對握粟賭所佩刀帝伴為不勝解刀以佩之酒罷悅甚薛未及就馬主遽召同載而還重之踰于舊日

唐語林卷五

六

中書令馬周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終命召之乃陳世事莫不施行

太宗嘗以飛白書賜馬周曰鳳鸞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要在忠力又高宗嘗為飛白賜侍臣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啟沃罄丹誠律知梯曰罄忠節贊皇猷其詞皆有比興

率更歐陽詢行見古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裘坐觀因宿其旁三日而去李太史與張文收坐忽見暴風自南而至李曰南五里常有哭者張以為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褚遂良貴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所賜遂良使者

田正門而人亮出口渠自有門

太宗宴近臣戲趙公無忌令嘲歐陽率更曰得勝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教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煖完檔具壯寒只由心洞洞所以面團團帝斂容曰歐陽詢汝豈不畏皇后聞耶趙公后之弟

侯君集為兵部尚書以罪流嶺南于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絕代太宗問其狀曰自小常食人乳而不飯

侯君集家有金草二甚精妙御府所無隱而不獻後君集獲罪乃于其家得之

太宗朝泥婆羅獻娑羅樹一名菩提葉似紅藍實如葵紫

太宗病出英公為疊州都督謂高宗曰李勣才智有餘屢更

唐語林卷五

七

大任恐其不厭服于汝故有此授我死後可親任之苦遲疑顧望便當殺之勣奉詔不及家而去

唐貞觀元年長安客有買妾者居之數年嘗忽不知所之一夜捉人首而告夫曰我有父冤故至此今報矣請歸涕泣而訣出門如風俄頃却至斷所生子喉而去

袁利貞為太常博士高宗將會百官命婦子宜政殿並設九部樂利貞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寢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于別殿九部樂從東西而入散

樂一色伏望停省若子三殿別所可備極恩私高宗即令移

于麟德殿至會日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傳忠鯁

所獻直言不加厚賜何以獎勸賜綵百匹遷祠部員外

高宗腦癱殆甚符詔奏賜鶴奏曰須針鼻鼻乃止則天大呼曰

天子頭上可是出血處上曰朕意欲針即時眼明云諸苦悉去殊無妨也則天走于簾下自負銀鉤等賞賜如何未嘗怒也

高宗將下詔遜位于則天攝知國政召宰臣議之郝處俊對曰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

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奈何

遂欲自禪位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可持國與人有私于后惟陛

下審詳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處俊已歿孫

唐語林卷五

八

象竟被族誅始則天以權變多智高宗將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威福並作高宗舉動必為掣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

士郭行真出入宮掖為則天行厭勝之術內侍王伏勝奏之

高宗大怒密詔上官儀廢之儀因奏天后專恣海內失望請廢黜以順天心高宗即令儀草詔左右馳告則天則天遽訴

詔草猶在高宗恐有怨對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並上官儀教我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並賜太子忠死自此政歸武后

天子拱手而已

開立本總章元年以司平大常伯拜右相有文學善寫真高宗朝太原王范陽盧榮陽鄭清河博陵崔隴西趙郡李等七姓恃有族望恥與諸姓為婚乃禁其自婚娶于是不敢復

行婚禮密裝飾其女以送夫家

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設以嘲戲之言乃置使閱其書
奏然後投之匭匭之有司自此始也初置匭有四門其制稍
大難于往來後遂小其制度同為一匭依方色辨之漢時趙
廣漢為潁川太守設匭言事者投書其中匭亦飾以流
也梁武帝詔于謗木肺石兩旁各置一匭廣議者投謗木兩
求達者投肺石兩即今之匭也初則天欲通知天下之事有
魚保宗者頗機巧上書請置匭以受四方之書則天悅而從
之徐敬業于廣陵作逆保宗曾與敬業造刀車之屬至是為
人所發伏誅保宗父承暉自御史中丞坐貶儀州司馬明皇
以匭字聲似鬼改匭使為獻納使乾元初復其舊名

唐語林卷五

九

洛東龍門香山寺上方則天時名望春宮則天御石樓坐朝
文武百執事班于水次

國有大赦則命衛尉樹金雞于闕下武庫令掌其事金雞為
首建之子高槿之上宣赦畢則除之凡建金雞則先置鼓于
宮城門之左視大理及府縣囚徒至則擗其鼓案金雞魏晉
以前無聞焉或云始自後魏亦云起自呂光隋百官志云北
齊尚書省有三公曹放日建金雞蓋自隋朝廢此官而為衛
尉所掌北齊每有赦者則于闕門前樹金雞柱下取少土
云佩之利官數日間遂成坑所司亦不禁約武成帝即位其
後河間王孝琬為尚書令先時有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
楊樹頭金雞鳴祖孝徵與和士開譖孝琬曰河南河北河間

也金雞言孝琬為天子建金雞也齊主信之而殺孝琬則天
封尚斤大赦改元萬歲登封壇南有大樹樹杪置金雞因名
樹為金雞樹

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李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
陳社稷大事陛下當聽后色解印可璟奏色出或讓曰子位
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

蘇安恒博學尤明周禮左氏長安二年上疏請復子明辟奏
疏不納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構安恒又申理之易之大怒將
殺之賴朱敬則桓彥範等保護獲免後坐節愨太子事下獄
死睿宗即位下詔曰蘇安恒文學立身鯁直成操往年陳疏
忠諫可嘉屬回邪擅權奄從非命與言軫悼用劔子懷可贈

唐語林卷五

十

諫議大夫

近代言樂衛道弼為最天下莫能以聲救者曹紹夔與道弼
為樂令比監郊享御史有怒于紹夔欲以樂不和為之罪雜
叩鐘磬使閭別之無誤者由是反歎服其能洛陽有僧房中
磬子夜輒自鳴僧以為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
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適來問疾僧遽以告俄頃輕擊齋鐘
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盛設饌余當為除之僧雖不信其
言莫其或效乃置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鐘磬數處其
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紹夔曰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應此
僧大喜其疾便愈

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律直大常路逢乘馬聞其聲

竊曰此人卽當墜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忽驚墜
殆死又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有疾
竟亡其知音皆此類也又善攝衛開元十三年終且百歲
曹懷舜金鄉人父繼叔死王事懷舜授遊擊將軍歷內外兩
官則天嘗云懷舜久歷清資屈武職後轉右玉鈐衛將軍
則天時郎吏王上客自恃才藝意在前行外郎後除水部員
外頗懷憤惋同列張敬忠以詩戲曰有意嫌工部專心覓考
功誰知脚踏踏幾落省牆東議者戲云畿尉有六道入御史
爲佛道入評事爲仙道入京尉爲人道入畿丞爲苦海道入
縣令爲畜生道人判司爲餓鬼道

唐語林卷五

十一

蘇味道詞亞于李嶠時稱蘇李崔融嘗戲蘇曰我詞不如公
有銀花合也蘇卽答猶不及公金銅釘詞今同丁令威也
劉希夷詩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卽宋
之問也苦愛此兩句知其未示人懇乞此兩句許而不與之
問恣以土囊壓殺之劉禹錫曰宋生不得死天報之矣
張文瓘之爲大理獲罪者皆曰爲張卿所罰不枉也
張柬之等旣遷則天子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
氏之廟時累日陰翳侍御史崔暉奏曰方今國命初復當正
徽號稱唐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宜毀之復唐鴻業
天下幸甚中宗深納之制命旣行陰雲四霽萬里澄廓咸謂
天人之應

中宗時兵部尚書韋嗣立新入三品侍郎趙彥昭假金紫吏
部侍郎崔湜復舊官上命燒尾令于興慶池設食至時敕衛
尉陳設尚書省諸司各具綵舟遊勝飛樓結艦光奪霞日上
與侍臣親臨焉旣而吏部船爲仗所隔兵部船先至嗣立奉
觴獻壽上問吏部船何在崔湜步自北岸呼之遇戶部雙舸
上結重樓兼聲樂一部卽呼至岸以紙書作吏部字貼牌上
引至御前上大悅以爲兵部不逮也俄有風吹所帖之紙爲
嗣立所見遺奏云非吏部船上令取牌探紙見戶字大笑嗣
立請科湜罪上不許但罰酒而已
薛令之閩之長溪人神龍二年趙彥昭下進士及第後爲左
補闕兼太子侍講時東宮官冷落之次難進令之有詩曰明

唐語林卷五

十一

月夜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宿長闌千飯澁匙難
縮羹稀筋易寬只可謀朝夕那能度歲寒明皇幸東宮見之
不悅以爲諷上授筆酬曰啄木背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
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謝病歸及肅宗卽位召之詔下面
令之已卒
景龍初有韓令珪起自細微好以行第呼朝士尋坐罪爲姜
武略所按以枷鋼之乃謂姜五公名流何故遠行此姜武略
應云且抵承曹大無煩喚姜五
兵部尚書韋嗣立景龍中中宗與韋后幸其莊封嗣立爲逍
遙公又改其所居鳳凰原爲清虛原鸚鵡谷爲幽棲谷
中宗崩旣除喪吐蕃來弔或曰若擇宗室最長者素服受禮

于彼其可乎舉朝稱善而從之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既文上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

和元祐為真化府長史景龍末元祐獻詩十首其詞俱陋皆寓言變幸而意及兵成韋氏命鞠于大理而將戮之月餘而韋氏伏誅其詩言若符讖景雲初以元祐為千牛衛長史

韋鏗初在憲司邵吳蕭嵩同昇殿神武皇帝即位及詔出吳嵩俱加朝散獨鏗不及吳鼻高嵩鬚多並類鮮卑鏗嘲之云

一雙獐子著緋袍一箇猪多一身高相對衙前捺且立自言身品世間毛鏗白肥而短他日忽于承天門風眩踏地吳詠曰飄風忽起團團迴倒地還如脚被鏡莫怪殿上空行事也

唐語林卷五

五

為元非五品才

郗昂性捷直源乾曜嘗戲之曰謝安云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豈非遠祖否郗曰猶勝以氏為禿髮若不遇後魏道武稱

曰同源賜之源氏豈可列姓苑乎源遂屈後與杜黃裳同學于嵩陽二人同中第郗以安祿山僞官貶歙縣尉黃裳入相後除中書舍人

源乾曜因奏事稱旨上悅之驟拔用歷戶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暇日上獨與力士語曰汝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

不知也上曰吾以其言語容貌類蕭至忠故用之力士對曰至忠豈不嘗負陛下何念之深上曰至忠晚乃謬耳其初立

朝得不為賢相乎上之愛才若過聞之者莫不感悅

魏知古性方正景雲末為侍中明皇初即位獵于渭川時知古從駕因獻詩以風手詔褒美賜物五十段後兼知吏部尚書典選事深為稱職所薦用人咸至大官

倪若水為汴州刺史明皇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鷓鴣及諸水禽上疏諫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識朕意

將鳥稍多卿具奏之詞誠忠懇深稱朕意卿達識周材義方敬直故輟網轄之重委方面之權果能閑邪存誠守節彌固

骨鯁忠烈遇事無隱言念忠謹深用喜慰今賜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唐語林卷五

五

汝南王璉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明皇鍾愛授之音律能達甚旨每隨遊幸常戴鈿研帽打曲上摘紅槿花一朵置子前

上賞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樂家云定頭項難在不動搖上大嘉賜金器一厨因曰花奴

原註璉資質明媚肌髮光細非人間人寧王謙謝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過慮阿瞞自是相師原註上于諸親皆親稱此號夫帝王

之相且須有英特越逸之氣不然須有深沈包育之度若花奴但英秀過人悉無此狀故無猜也而又舉止淹雅當更得

公卿間令舉耳寧王又笑曰若如此臣乃輪之上曰若此一條阿瞞亦輪大哥矣寧王又謝上笑曰阿瞞羸處多大哥亦

不用搗挹象皆歡賀

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詔策夫子為文宣王改修殿宇封夫子後為文宣公仍長在本州長史代不絕先時廟夫子在西廡

之下武德初并祀周公周公南面故夫子配坐西方真觀中廢祀周公而夫子西位不改至是移就兩楹南面正位十哲東西侍立又封顏子爲兗公閔子爲費侯伯牛爲鄆侯仲弓爲薛侯冉有爲徐侯子路爲衛侯宰我爲齊侯子貢爲黎侯子游爲吳侯子夏爲魏侯曾參以下並爲伯其兩京文宣廟春秋二仲釋奠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牲以太牢州縣以少牢而無樂

學舊六館有國子館太學館四門館書館律館算館國子監都領之每館各有博士助教謂之學官國子監有祭酒司業丞簿謂之監官太學諸生三千員新羅日本諸國皆遣子入朝受業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在國學西北隅與安上門

唐語林卷五

五

相對廊宇粗建會十三年秋霖一百餘日多有倒塌主司稍毀撤將充他用而廣文寄在國子館中尋屬邊戈內搜館宇至今不立

明皇時羽林將劉洪善騎射嘗對御使人于風中擲鵝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

蘇味道初拜相門人問曰方事之殷相公何以變和味道但以手摸牀稜而已時謂摸牀稜宰相

明皇在東都宮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張曲江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待冬仲是時李林甫初爲相竊知上意及旅退佯爲蹇步上問何故脚疾對曰非疾願獨奏事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焉用選時假使有妨刈獲

獨可蠲免沿路租稅臣請立亦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悅自此車駕至長安不復東旬日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凡有一說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爲義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爲義漢魏其遊劉說唐承隋代火運故爲土德衣服尚黃旗幟尚赤常服赭赤也赭黃色之多赤者或謂之柘木其義無取高宗時王勃著大唐千歲歷國家土運當承漢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至隋室南北兩朝咸非一統不得承五運之次勃言迂闊未爲當時所許天寶中上嘗言事者多爲詭異以冀進用有崔昌採勃傳說遂以上聞上納焉下詔以唐承漢自隋以前歷代帝王皆屏黜更以周漢爲二王後是歲禮部試士德惟新賦印其事也及楊國忠秉政自

唐語林卷五

五

以爲隋氏之宗乃追貶崔昌并當時議者而復舉介二公焉扶風太守房瑄申當郡苗損國忠怒以他事推之自是天下有事皆潛申國忠以取可否

楊國忠嘗會親知吏部銓事且欲嗾以嫉之呼選人名引人于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鬚者與湖州文學簾中大笑

明皇好神仙往往詔郡國徵奇異之士有張果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俱來其所爲變怪不測有那和璞者善算術視人投筭而究其善惡天壽上使算果情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後召果與坐密令夜光視之夜光奏曰果今安在臣願見之而果坐于上前久矣夜

光終莫能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足以敗其中試飲以薑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方甚使以汁進果果遂引飲三卮醺然如醉顧侍者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引鏡視其齒盡焦且齧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盡墮藏之于帶乃于懷中出神膏色微紅傳諸墮齒空中復寢久之視鏡齒皆生粲然潔白上方信其不誣也

明皇時亢旱禁中築龍堂祈雨命少監馮紹正畫西方未畢如覺雲氣生梁棟間俄而大雨

羅公遠多秘異之術最善隱形明皇樂隱形之術就公遠勸求而學公遠雖傳不盡其妙上每與公遠同爲之則隱没人莫能測若自爲之則或遺衣帶或露頭巾脚宮人每知上之

唐語林卷五

七

所在也百萬錫資或臨之以死公遠終不盡傳其術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幘置于棺下壓殺而埋弃之不經旬有中官從蜀使回逢公遠乘驟于路笑而謂曰上之爲戲一何虐耶明皇幸東都秋宵與一行師登天宮寺閉臨眺久之上四顧凄然歎息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曰陛下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巡至成都前望大橋上乃舉鞭問左右曰是何橋也節度使崔圓躍馬進曰萬里橋上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合吾無憂矣或曰一行開元中嘗奏上云陛下幸萬里橋方悟焉一行和尚減度留一物封識命弟子進于上發而視之乃蜀當歸也上不論其意及幸蜀間乃知其深意

方歎異之

明皇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竺乾僧無畏號曰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早數當然爾召龍與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爲也上使強之曰人苦暑久矣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辭不獲已遂奉詔有司爲陳請雨具而幡幘像設甚備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悉令撤之獨盛一鉢水無畏以小刀于水鉢中攪旋之梵言數百呪水須臾之間有龍其狀如指赤色首瞰水上俄頃没于水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呪者三有頃白氣自鉢中興如燼煙徑上數尺稍引去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詎去雨至矣力士馳馬去而四顧見白氣疾旋自講堂而西若

唐語林卷五

六

尺素騰上旣而昏霾大風震雷暴雨如瀉力士馳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至矣街中大樹多拔力士復奏衣盡沾濕孟溫禮爲河南尹日見其事溫禮子嘗言于李栖筠與力士同在先朝吏部員外郎李華撰無畏碑亦云前後奉詔禳旱致雨滅火回風昭昭然遍諸耳目也明皇紫宸殿櫻桃熟命百官口摘之明皇命射生官射鮮鹿取血煎鹿腸食之賜安祿山舒翰虢國夫人就屋梁懸鹿腸其中結之有宴則解開于梁上注酒號洞天聖酒

明皇時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慧利之性特異常者因暇日以金籠飾之示于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頌初入相每以忠讜

厲已因前進日記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願陛下深以為志

申王有高麗赤鷹每獵必置之駕前目之為扶雲兒

明皇嘗三殿打毬榮王墮馬悶絕黃幡綽奏曰大家年幾不為小聖體又重僮馬力既極以至顛頭天下何望何不看女塔等與諸色人為之如人對食盤口眼俱飽此為樂耳傍觀大家馳逐忙遽何暇知樂上曰爾言大有理後當不復自為也

明皇問黃幡綽是物兒得人憐是物兒者猶何人兒也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楊妃號安祿山為子肅宗在東宮常危懼上俛首久之上又嘗登北樓望渭見一醉人臨水卧問左右

唐語林卷五

九

是何人左右不對幡綽曰是年滿令史又問曰爾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入流上大笑上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噴飯止及上前上曰寧哥何故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歎帝或曰鄭滁州臚于曲江見令史醉卧池岸云更一轉入流又開元中上與內臣作歷日令高力士挾大箒置黃幡綽口中日塞穴吉幡綽遽取上前羅內靴中走下曰內財吉上歡甚即賜之上好擊毬內廐所養馬猶未甚適與幡綽語曰吾欲良馬久矣誰能通馬經者幡綽奏臣能知之今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丞相言政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焉知之幡綽曰臣每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皆良馬是必能通知上大笑又黃幡綽滑稽不窮嘗為戲上悅假以緋衣忽一

日佩一兔尾上怪問答曰賜緋毛兔袋上謂曰魚袋本朝官人問台符方佩之不為汝惜竟不賜

打毬古之楚鞠也漢書藝文志楚鞠二十五篇顏注云鞠以韋為之實之以物楚鞠為戲鞠陳力之事故附于兵法聲音千六切鞠音距六切近俗聲訛謂鞠為毬字亦從而變焉非古也開元天寶中上數御觀打毬為事能者左榮右拂盤旋宛轉殊有可觀然馬或奔逸時致傷斃永泰中蘇門山人劉鋼于鄴下上書于刑部尚書薛公云打毬一則損人二則損馬為樂之方甚衆何乘茲至危以邀名刻之歎耶薛公悅其言圖鋼之形置于左右命掌記陸長源為贊以美之然打毬乃軍州常戲雖不能廢時復為之耳今樂人又有踢毬之戲

唐語林卷五

三

作彩畫木毬高一二尺女妓登蹠毬轉而行縈回去來無不如意蓋古蹋鞠之遺事也
拔河古謂之牽鉤襄漢風俗常以正月望日為之相傳楚將伐吳以為教戰梁簡文臨雍部禁之而不能絕古用篋纜今代以大麻絙長四五丈兩頭分繫小索數百條挂于胸前分兩朋兩向齊挽當大絙之中立大旗為界震聲叫噪使相牽引以却者為勝就者為輸名曰拔河中宗曾以清明日御梨園毬場命侍臣為拔河之戲時七宰相二駙馬為東朋三宰相五將軍為西朋東朋貴人多西朋奏勝不平請重定不為改西朋竟輸韋巨源唐休璟年老隨絙而踏久不能與上大笑令左右扶起明皇數御樓設此戲挽者至千餘人喧呼

動地蕃客庶士觀者莫不震駭進士河東薛勝爲拔河賦其詞甚美時人競傳之

明皇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樓設繩技技者先引長繩兩端屬地理鹿盧以繫之鹿盧內數丈立柱以起繩之直如絃然後技女自繩端攝足而上往來倏忽若飛仙有中路相遇側身而過者有著履而行從容俯仰者或以書竿接腰高六尺或踞肩踞頂至三四重既而翻身直倒至繩還往會無蹉跌皆應嚴鼓之節真可觀也衛士胡嘉隱作繩技賦獻之詞甚宏暢上覽之大悅擢拜金吾衛舍曹參軍日兵寇覆蕩俗官分散外方始有此技軍州宴會時或爲之明皇在禁中欲與姚元之論事時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

唐語林卷五

澄盈尺上合左右以步聲召之

宋開府璟雖耿介不羣亦知音樂尤善羯鼓源註鼓樂部行云北山起雨者是宋開府所爲管與明皇論羯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卽須

魯山花幾搵小碧上掌下須有朋原註去聲聲據此乃漢

震第二鼓也且類用石末花磁固是腰鼓掌下朋音聲是以

手拍鼓非羯鼓明矣原註杖右以指開府又曰頭如青山峰

手如白雨點此卽羯鼓之能事山峰取不動雨點取碎急上

與開府兼善兩鼓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府

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則祖母卽開府之女今尊賢里

鄭氏第有小樓卽宋夫人習鼓之所也開府孫流亦知音貞

元中集樂錄三卷德宗覽而善焉又知是開府之孫遂召對

賜坐與論音樂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設有外乖悉可言之沈沈吟曰容臣與樂官商榷條奏上使宣徽使就放坊與樂官參議數日二使奏上樂工多言沈曾不留意不解聲調不審節拍兼有贖病不可議樂上頗異之久之召對且曰臣年老多病耳實失聽若迫于聲律不致無業上又使作樂曲問其得失承稟舒遲眾工多笑之沈頷笑者忿忿怒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卽指一琵琶云此人天逆戕忍當卽去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遊墟墓不可更留供奉上大駭令主司潛伺察之既而琵琶工爲人訴稱六七年其母自縊不得端山卽令按鞠遂伏罪其笙者乃憂恐不食旬日而卒上益加知遇面賜章綬累

唐語林卷五

召對每合沈察樂樂工悉慙恐不敢正視沈懼懼辭病而退

李邕年彭年鶴年弟兄三人開元中皆有才學盛名鶴年能

歌詞尤妙製渭州彭年善舞邕年善打羯鼓明皇問卿打多

少杖對曰臣打五千杖訖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豎櫃也後

數年又問打一豎櫃因賜一拂杖杖羯鼓棬後留傳至建中

三年任使君又傳一弟子使君令取江陵漆盤底瀉水捲中

竟不散以其至平故也又云人聞鼓棬只在調豎慢此捲一

調之後經月如初今不如也

天寶中樂章多以遊地爲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焉其

曲遍繁聲爲破後其地盡爲西蕃所沒破其兆矣上愛幸安

祿山呼之爲兒常子便殿與楊如同樂之祿山母就坐不拜上而拜楊如上顧而問之不拜我而拜如子何也祿山奏云外國人不知有父只知有母上笑而赦之祿山豐肥大腹上嘗問此腹中何物而大祿山尋聲而對腹中但無他物唯赤心而已上以其真而益親之

張巡將雷萬春于城上與巡語次被賊伏弩射之中萬春面不動令狐潮疑是木人謀問之知是萬春乃言日向見雷萬春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理何巡與潮書曰僕誠下材亦天下一男子耳今遇明君聖主疇則屈腰逢豺狼犬羊今須展志云云請足下多服續命之散數加益智之丸無令病人膏肓坐觀斧鑕也

唐語林卷五

五

張巡之守睢陽明皇已幸蜀賊氛方熾孤城勢蹙人困食竭以紙布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曰想峨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于懸圃保壽南山遊賊祿山戮辱黎獻殖膝闕庭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二百餘陣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忠勇如此激勵將士嘗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舍圍作月暈分守效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裏瘡猶出戰飲血更登陣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聞笛詩曰岩壘試一臨鐵騎附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時雍邱令狐潮以書勸誘不納其書有曰宋七昆季衛

九諸子昔斷金成契今乃刎頸相圖云云時劉禹錫具知宋簡耳劉所得滿毫有遺所冀多開補其闕也又說許遠亦有又其祭靈文爲時所稱謂太一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云咎井鳩翔危堞龍護皆文武雄健士氣不衰真忠烈之士也劉禹錫曰此二公天贊其心俾之守死善道向若救至身存不過是一張僕射耳則張巡許遠之名焉得以光揚于萬古哉巡性明達不以簿書介意爲真源宰縣有豪華南金悉委之故時人語曰南金口明將于及巡間之不以爲事

唐語林卷五

五

王維畫品妙絕工水墨平遠昭國坊庾敬休所居室壁有之人有畫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一無差舛

王維爲大樂丞被人嫉令舞黃獅子坐是出官黃獅子者非天子不舞也後輩慎之

或有人報王維云公除右丞王曰吾畏此官屢被人呼不解作詩王右丞

王縉多與人作碑誌有送潤筆者誤致王右丞院右丞曰大作家在那邊

天寶中天下無事選六宮風流艷態者名花鳥使主飲宴

杭州房琯爲鹽官令子縣內鑿池構亭曰房公亭後廢

傳館河南人本末為
隨官令此疑有誤

驪山華清宮天寶中植松柏徧滿巖谷望之鬱然朝元閣在
北嶺之上最為巖絕次南即長生殿殿東南湯泉凡一十八
所第一即御湯周環數丈悉砌白石鑿徹如玉石面皆隱起
魚龍花鳥之狀四面石座階級而下中行雙白石甃連腹異
口甃口中復植雙白石蓮泉眼自蓮中涌出注白石之面御
湯西南即妃子湯湯稍狹湯側有紅石盆四所刻作蒲筍于
白石之面餘湯迤邐相屬而下鑿作暗竇走水出東南數十
步復立一石表湧出灌注一石盆中後人為也
潞州啟聖宮有明皇破枕斜書壁處并腰鼓馬槽並存張宏
靖為潞州從事皆見之

唐語林卷五

五

北邙山元元觀南有老君廟殿臺高敞下瞰伊洛神仙塑像
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世稱奇巧
鄴西鼓山東北有石鼓俗傳石鼓鳴則兵起左思魏都賦云
神鉦迢遞于高響靈響特驚于四表案說文鉦似鈴小者為
鏡周禮以金鏡止鼓然則鉦鼓雖同類鉦乃以金為之直謂
石鼓為神鉦失其義矣高齊時石鼓鳴未幾而齊滅隋季又
鳴無何海內崩亂近天寶末石鼓復鳴俄而幽燕叛擾記傳
臨海峽陵南康建平天水諸處皆有石鼓其說多同晉武帝
時吳郡臨平湖岸崩出一石鼓扣之不鳴張華云取問邵州
本作魚形擊之則鳴于是聲聞數十里後十六國迭錄三百
餘年攻戰不息是石鼓之鳴咸非吉徵也

費縣西漏澤者漫數十里每歲時雨降即自浮溢蒲魚之利
人實賴焉至白露應節即如掃一夕而乾焉蕭穎士以年代
莫詳記載所闕信殊異也

蕭功曹穎士趙員外驛開元中同居興敬里肄業共有一靴
久而見東郭之跡趙曰可謂疲于道路矣蕭曰無乃祿在其
中

賀監為禮部侍郎時祁王贈制云惠昭太子補齋挽郎賀大
納苞苴為豪子相率詬辱之吏速掩門賀梯牆謂曰諸君且
散見說寧王亦甚慘澹矣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鯨客李白宰相
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為鉤線白曰風波逸其情

唐語林卷五

五

乾坤縱其志以虹蜺為線明月為鉤又曰何物為餌白曰以
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宰相悚然

宋昌藻考功員外郎之問之子天寶中為滄陽尉刺史房琯
以其名父之子常接遇會中使至州琯使昌藻郊外接候須
臾却還云被額房公顧左右何名為額有參軍亦名家子敘
笏對曰查名詆訶為額房悵然曰道額者已可笑議額者更
奇近代流俗呼丈夫婦人縱放不拘禮度者為查又有百數
十種語自相通解謂之查語大抵多近猥僻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明皇詣太清宮有龍見于殿之東
梁上目之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
對上問頭任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真我兒也

禮記祭法累代祭名不聞有戰神節神是知無拜祭之禮也近代交節置于一室朔望必祭之非也凡戰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之藩鎮即古之諸侯在其地則于衙門及罷守藩閭雖爵位崇高亦不許列于私第上元元年宰相呂諲立戟右司戟戟及門諲方慘服乃更吉服迎而拜之頗為有識者所嗤則知辱命拜賜可也拜戟祭節大乖于禮

海州南有溝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也竇應中堰破水洞魚商絕行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修復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勞費頗多知遠甚以為憂或說梁代築浮山堰頻有壞決乃以鐵數千萬片填積其下堰乃成知遠聞之即依其言而堰果立初堰之將壞也帆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

唐語林卷五

宅

聲移于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辛能害目蛟龍護其目避之而去故堰可成

越僧靈澈得蓮花漏于廬山傳江西觀察使韋丹初憲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制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沈每一晝夜十二沈為行道之節冬夏短長雲陰月晦一無所差

嚴武少以強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几案武愛其才終不害然與韋舞善再入蜀談笑殺之及卒其母喜曰而後吾知免為宮婢矣

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夢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

作者刊名于柱上因問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有烏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為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為相世世名烏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且前定矣况官與壽乎

杜亞在淮南競渡採蓮龍舟錦纜之戲費金千萬杜鴻漸為都統并副元帥王縉代之鴻漸謂人曰一箇月乞索兒一萬貫錢蓋計使料多以此詰俸錢都數也

代宗賜郭汾陽九花虬馬子儀陳護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子儀身長六尺餘九花虬即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所獻額高九寸毛拳如鱗頭頸鬣鬣如龍每一嘶羣馬聳耳身被九花故以為名

唐語林卷五

宅

郭汾陽雖度量廓落然而有陶侃之辟動無廢物每收書反之右榜下者以為逐日須至文帖餘悉卷貯每至歲終則散與主守吏俾作一年之簿所勞處多不端直文帖且又繁積吏不暇剪正隨斜曲聯糊一日所用勞刀忽折不餘寸許吏乃鋒以應召覺愈于全時漸出新意因削本如半環勢加于折刃之上使纒露鋒植其書而勞之汾陽嘉其用心曰真郭子儀部吏也原註言不時人遂效之其製益妙

武后已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鉞有罪賜死縣官簿錄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子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安祿山初承寵遇敕營甲第壞材之

美為京城第一太真如諸姊妹第宅競為宏壯曾不十年皆相次覆滅肅宗時京都第宅屢經殘毀代宗即位宰輔及朝士富權爭修第舍頗為煩弊議者以為土木之妖無何皆易其主矣原註肅世說明皇為安祿山起第于觀仁坊教令但帖白楹殿二者長一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于厨殿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囊一銀淘盆二皆受五十錢銀絲筐及箴籬各一他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令中使護役常戒之曰彼眼大勿令笑我中書令郭子儀勦伐蓋代所居宅內諸院往來乘車馬僮客于大門出入各不相識詞人梁錕嘗賦詩曰堂高憑上望宅廣乘車行蓋此之謂郭令曾將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錘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牆皆是某築祇見人改換牆皆見在郭令聞之愴然遂入奏其事因固請

唐語林卷五

完

老張曼為郭汾陽從事家嘗有怪問于術者對曰大禍將至唯休退可免曼不之信及方宴席上見血有尼者聞之勸其杜門不納賓客屏遊宴曼怒而杖之其後曼言語有失汾陽衛之又屢言同列事或獨後見多值方宴罷在姬所不可白事必抑門者令通汾陽謂其以武臣輕忽已益不平後因謂公去所任吏遂發怒囚之以聞竟杖死

李太尉光弼鎮徐北拒賊衝急總諸道兵馬征討之務皆自處置倉儲府庫軍州差補一切並委判官張修明練庶務應接如流欲見太尉論事太尉輒令判官商量將校見修禮數如見太尉由是上下清肅東方晏然天下皆謂太尉能任

人

代宗時百寮立班良久閣門不開魚朝恩忽擁白刃十餘人而出曰西蕃頻犯郊圻欲幸河中如何宰臣以下不知所對給事劉某出班抗聲曰敕使反也屯兵無數何不捍寇而欲殺天子去宗廟仗內震聲朝恩大駭而退因此罷議顏真卿為尚書左丞代宗車駕自陝府還真卿請先謁五陵孔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時宜何真卿怒而前曰用舍在相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代宗欲相李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召當以銀為信忽除銀青光祿大夫泌知載敗已且相矣未幾果然

唐語林卷五

三

柳相初名載後改為渾佐江西幕嗜酒好入鄆市不事拘檢時路嗣恭初平五嶺元載奏言嗣恭多取南人金寶是欲為亂陛下不信試召必不入朝三伏中追詔至嗣恭不慮請待秋涼以修觀禮渾入泣諫曰公有功方善而追是為執政所中今少遷延必族滅矣嗣恭懼曰為之奈何渾曰健步追還表絀公今日過江宿石頭驛乃可從之代宗謂元載曰嗣恭不俟駕行矣載無以對

元相載用李紆侍郎知制誥元載欲出官王相繹曰且留作諳待務遣諸人盡始出為婺州刺史又曰獨孤侍郎求知制誥試見元相元相知其所欲迎謂常州曰知制誥可難堪心知不我與也乃薦李侍郎紆時揚炎在閣下忌常州之來元

阻之乃二人之力也

元伯和李騰騰弟准王稱時人謂之四凶到宗經執經兄弟人八元數

李紆侍郎好諧戲又服用華鮮嘗朝回與同列人坊門有負販者呵不避李罵云頭錢價奴兵輒衝官長負者顧而言曰八錢價指大漫作威風紆樂探異語使僕者訪入錢之義答只是衣短七耳同列為言紆甚慙

元載擅權多年客有為都盧綠檀歌欲諷其至危之勢覽之泣下

鄭相珣瑜方上堂食王叔文至韋執誼遽起延入閣內珣瑜歎曰可以歸矣遂命駕不終食而山白是罷免

唐語林卷五

三

元載敗妻王氏曰某四節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用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為春婢不如死也主司上聞俄而亦賜死元載于萬年縣佛堂子中謂主者乞一快死也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汚泥不怪也乃脫穢穢塞其口而終

顏真卿集和政公主神道碑詩美下嫁書傳樂館貴其中禮載籍稱焉漢魏已還寂寥罕嗣以蕩陵德則維其常皇唐勃興王道丕變平陽起娘子之軍于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禮于宋公常樂亂匡復之師于武后皆前古之所未有其或生知禮樂周旋法度躬行婦道以懋大倫克順天經光昭懿烈名言之所莫究書記之所未聞聚眾美于一身鄰太廬而獨立者其唯和政公主乎公主姓李氏隴西成紀人皇唐元宗大

聖大明孝皇帝之孫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之第

二女帝女之崇子斯為盛今天子之同母曰章敬皇太后后之在襁褓也后父贈太尉吳君曰令珪嘗游宦蜀中使道士勾規占之規驚起曰此女貴不可言是生二子男為人君女為公主嫁于柳氏其後竟配肅宗生今上及公主神所命也厥惟舊哉公主三歲而孤即能孺慕青子儲妃韋氏純孝過人幼而聰惠長而韶敏禮華秀整令德芬芳馨婉婚發于天姿崩雍彤于鑿兼奉今上以佛達事茹如所生錄是特為肅宗之所賞愛至若左右圖史閱示佛經金石絲竹之音韻畫工巧之事耳目之所聞見心靈之所領畧莫不一覽懸解終身不忘天寶九載春三月既望封和政公主降于河東柳潭

唐語林卷五

三

既笄之三載矣潭周太保敏之五代孫皇唐蘄州刺史懷素之曾孫贈祕書監岑之第四子衣冠地曹輝映當朝切以美秀承家中以名聲華國道勝而貴能不善謙尊而休有烈光士林偉之解褐左內率府曹轉穎王府戶曹陳留郡司功參軍以人門第一選尚公主拜太子洗馬亦既好合雅相敬貴雖柳侯秉簪有度能降帝女之心而公主率履山衷每抗古人之節故宗族胥睦不獨親其親先後大同莫敢私其子竭力供侍不務華采服無金翠之飾居有水雪之容每至朔月大參朝天旅進嫣然班敘之內迴出神仙之表亦非希企之所及也洎凶羯亂常潼關不守元宗幸蜀妃后駿奔姊曰寧國公主媼廢屏居誰或訃告乃棄其三子取其夫之乘以

乘之柳侯徒行公主愧焉下而同趨者日且百里每臻坎險必先濟寧國而後從之柳侯辭公主曰我若先涉脫有危急不能俱全則棄我姊矣柳侯感歎躬負薪之役公主怡然親饋之事伯姬華陰楊氏太真妃之姊也貴侍前朝勢傾天下公主交無詔驥思未綢繆楊且云亡以孤見託馬嵬之役誰嚙類焉感其一言悉力營贖男登服冕之位女獲乘龍之匹出入存恤過于已了雖其密親罔或能辨柳之親昵伯仲姑姊隱覲將迎唯恐不至糾迷疏屬撫循俾妾繇內及外終始如一孤窮滿目榮悴殊倫居薄推厚未嘗懈倦衣服飲食等無有差互或未周嬰孩罔及每至伏臘酌祠烝嘗必具禮衣花釵之飾以躬中饋堂室之莫式燕孫謀豈無婢使妾性

唐語林卷五

三

純儉不以迄成先聖休之寶書清問秋八月元宗至蜀仍舊邑而冊公主以潭為駙馬都尉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卿屬狂將典禍稱兵向闕元宗親御閣臨視謀討駙馬率領家豎折衝張義童等闕于門中公主及寧國毅弓迭進駙馬乘勝突刃所向無前斬馘擒生殆逾五十節使時宰具以表聞元宗自繫誥示先帝懇議莫當策勳遂寢今上之為元帥也躬擐甲冑率先將卒舉兩京若拾遺摧兇寇如振槁勞旋方及帝藏其空公主質還有無億則屢中數逾千萬悉畀縣官論者難之肅宗彌留眾皆送侍主獨瞻依丁去于旁帝愛季女曰寶而謂之曰汝之純孝乃能至是遂資莊一區帝愛季女曰寶貞公主因奏曰八妹未有請以賜之泣而諫焉哀動左右西

陵遷之上戒王曰凡厥親身之物必誠必信勿之悔焉主鑿家有無以邑入千萬潛充經費上深感歎馬上既宅亮陰未忍臨政人之疾苦事之得失豈嘗私謁動必以聞上敬異之朝廷賴焉廣德元年冬上既東幸主志期扈蹕迴兵充斥咫尺不通因至荆南慰薦諸將方隅載謐職貢以修主有力焉上之在陝愛主之賢乃命中使屢發節度及轉運使隨主所須務令肅給主以因用罄空退而歎曰吾方竭家財以資戰士其能獲發首冒國經唯請名香數斤施于佛寺為上祈福而已王公戚屬相攜而至者藍縷賦囊襪負鱗次竭其資斧親自賻恤聚而泣之悲感行路初次商於頓于傳置羣盜蚬起奄及驛亭呼而犒之曉以禍福一言革而願比家奴之死

唐語林卷五

四

靡他至今猶在緬惟罔極無所寘哀從母薛氏遺孤四人分宅居之皆俾成立萊華兄弟盡列通班二女有行克配良士主之慈忠悉皆若是親臨稼穡躬儉節用不憚煩縟雅好組紉駙馬裳衣必親裁紵爰及子女罔衣綺紈新皆成主手每加訓誨眷迪檢押廣德二年春二月歸于上都諸主高會議際夫黨觀其親族多曠周旋咸以為時經百罹粗畧可也主抗詞曰女之移天遂成他族怙貴長傲何以律人上方理定問必不悅諸主驟然競崇討習禮之降殺親之薄厚翁然一變職主之由貞六月才生魄屬邊候不謹烽及京師城中震驚圍視無色主既彌月體未甚安曰事亟矣其入言之駙馬請問王曰吾業已行矣駙馬獨無兄乎因乘檐子直至寢

殿乃悉索闕遺備陳利病以奏之上欣然嘉納所言未究傍
或員來因爾退歸遲明誕育展轉悵恨不能爛忘時屬炎燭
熱病有加聖情憂軫起坐失次天醫內官相繼旁午彼蒼不
惠以其月二十有五日辛卯薨于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三十
有六嗚呼皇上友愛天深痛毒兼至素然一叫聲淚俱咽哀
動木石豈伊人倫連漣孔懷如失手臂曰予此妹國之鴻寶
方期同樂云如何殞嗟哉天實為之胡寧忍予乃輟朝三日
命京兆尹監護喪事一以官供務從優厚柳侯招膺永悼氣
索神傷心苦而忽然忘生泣盡而繼之以血況乎五男三女
或訖或孩呼阿母而哭無常聲顧昊天而仁覆永絕哺以滋
旨嗚而莫就其為酷痛楊愈于斯以足思哀哀可知矣自朝

唐語林卷五

五

及野知與不知聞之失聲因不震悼棧有青牛素服輟輓主
之寔也路地哀鳴仰天屑淚三日不秣高猶若是臣僕可知
主之將薨馭馬先殞捐館之夕游神別墅乘之周鹿徧勞愁
遺俾屏不逮回客兼從數騎人己云亡眾皆驚起髮髮猶見
雖所憑則厚而精氣何多主于駟馬大義致肅不恃促天之
貴每極家人之禮駟馬雅性夷簡恬于名利願究衛生之經
庶臻久視之道主志深婉順始慕真宗故于他時並受法錄
嘗謂之曰易崇積善詩貴起予不以忠孝數事法相告勗者
則心有慊焉率而行之曷嘗廢墜又以爲死生恒理先後之
間若幸啓手足必當禱我以道服瘞我于支提往來行言時
見存恤則所懷足矣子若不諱我若此身未亡灑掃壙堦出

入窻夢奉君周旋噫嘻于斯之時以爲謔浪豈悟今者皆符
昔言有司奉詔將厚其禮駟馬疏陳皆蒙允許男以秋八月
十九日甲申其男試太常少卿賜紫金魚袋晟鴻臚少卿量
試祕書丞賜紫金魚袋杲試殿中丞昱及三女等慶寧公主
子萬年縣義豐之銅人原從理命也嗚呼風詠裝裝史稱形
管纖微之善載倚稱况乎七葉帝女分形歸妹貴能逮下
忠以尊君躬德言容功之美服女師母儀之訓訂之緣古孰
與我京昔馬遷著記謂之實錄有道見述亦云無愧某學于
舊史少識前載歷考往代釐降之盛未有如公主者焉雖盡
則家風每把如寶之敬而勤崇垂懿敢忘傳信之辭銘曰
英公主元元之緒聖皇之孫肅宗之女今上之妹生人之

唐語林卷五

五

德言容功義仁孝忠溫良恭儉敬讓宏通率履弗越高明有
融下嫁于柳猗那自久金石著盟琴瑟斯友家道以正人倫
斯厚鳳凰于飛梧桐是依離離嗜嗜福祿攸歸和樂既備德
音莫遠麟之趾定振振于姓方紹母師在推邦合一人痛
九有悲詠詔葬于何銅人之阿支提鬱起宰樹淮過空餘好
合來往滂沱
永泰中大理評事孫廣著嘯旨一篇云其氣激于喉中而濁
謂之言激于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情性
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故太上老君授南極真人真人
授廣成子廣成子授風后風后授務光務光授舜舜演之爲
琴以授禹自後或廢或續有晉大行仙君孫公得之以再

無所授阮嗣宗所得少分其後不復問矣按高氏緯著嘯有十五章一日權輿二曰流雲三曰深溪虎四曰高柳蟬五曰空林鬼六曰巫峽猿七曰下鴻鵠八曰古木高九曰龍吟十曰動地十一曰蘇門孫登隱蘇門山所作也十二曰劉公命鬼仙人劉根所作也十三曰阮氏逸韻阮籍所作也十四曰正章十五曰深遠極大非常聲也畢盡五音之極而大道備矣廣云其事出道書余按人有所思則長嘯故樂則詠歌憂則嗟嘆思則嘯吟詩云有女化離條其嘯矣顏延之五君詠云長嘯若懷人皆是也廣所云深溪虎古木高狀其聲氣可知矣若太上老君相次傳授舜演為琴崇飾過甚余不敢聞也按詩箋云嘯蹙口出聲也成公綏嘯賦云動唇有曲發口

唐語林卷五

卷五

成音而今之嘯者開口卷舌畧無蹙舌之法孫氏云激于舌非動唇之謂也天寶末峨眉山道士姓陳來遊京師善長嘯能作鼓霹靂之引初則聲發調暢稍加散越須臾穹窿砰礚寫雷鼓之音忽復震駭聲如霹靂聞者莫不傾慄至德二年敕天下州縣重定酤酒隨月納稅建中二年更加青苗大歷初稅每十文三年加五文敕以御史大夫充使其後割歸度支使

開元已前有事于外則命使臣否則止罷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為使者其後名號益廣大抵生于置兵盛于興利普于銜命于是為使則重為官則輕故天下佩印有至四十者大歷中請俸有至百萬者在朝有太清宮太微宮度支

鑿鐵轉運知匱宮苑開廐左右巡分家監察館驛監倉監庫左右銜外任則節度觀察諸軍押蕃防禦團練經略鎮遏招討權鹽水陸運營田給納監收長春宮有因時而置者則大禮禮儀禮會刪定三司勳陟巡撫宣慰推復選補會盟開立帛祭供軍糧料和糴此其大略經置而廢者不錄官官內外悉謂之使舊為權臣所縉州縣所理後屬中人者有之大歷中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劍于池內淬之池魚皆死余家井中有魚數十頭因有急家人以藥白投之信宿魚皆浮出知魚亦畏鐵焉大歷末北方有白虹夜見東西屬地封演曰凡虹見皆當日之衝朝見則在西常與日相近不差分毫今此虹見之時日

唐語林卷五

卷五

在矣則虹見當在丙常時虹影管崇舉目而望今虹在北又可平視知日在北方去茲遠矣略計此當在斗極之北斗極天中也故北方可得而見而日更在虹之北又其遠闊故北方不得而見之

苗夫人其父太師也舅張河東也夫延賞也子宏靖也皆皇太尉也近代衣冠婦人之貴無如苗氏者

唐語林卷五

唐語林卷六

補遺 起德宗 至文宗

德宗降誕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鑿虛對韋卒以許孟容對趙需以僧覃延對道士郊惟素諸人皆談畢鑿虛曰請奏事云元皇帝天下之聖人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人今皇帝陛下是南瞻部洲之聖人臣請講御製賜新羅銘講罷德宗有喜色

德宗降誕日三教講論儒者第一趙需第二許孟容第三章某本與僧覃延嘲謔因此承恩也渠本薦一崔叶拜論德為侍書於東宮東宮順宗也叶觸事面墻對東宮曰臣山野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宮寮自合知也

唐語林卷六

李丞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為忘郎紫冠字字書無

之疑聖顏不悅泌曰陛下天寶元年生向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宏農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明皇帝以天降之寶因改年號為天寶也聖顏然後大悅又韋渠牟曾為道士及僧德宗問卿從道門本師復是誰渠牟曰臣師李仙師仙師師張果老先生肅宗皇帝師李仙師為仙帝臣道台為陛下師山跡微官卑故不足為陛下師渠牟亦效李相泌之對也

冠涓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火發處與東宮相近代宗疑之涓為巡使俾令即訊涓因歷孺圖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既奏代宗稱賞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涓究理詳

明及刺衢州年考既深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涓官德宗見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

司徒鄭貞公每在方鎮公廳陳設器用無不精備宴犒未嘗刻薄其平居奉身過於儉素中外婚嫁甚多禮物皆經虛畫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綱居昭國坊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時人謂之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焉

德宗西幸所乘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驄王承昇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室德宗曰窮仙女子乃出之敕其母兄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親情後適元士

唐語林卷六

曾以流落終

顏魯公嘗得方士名藥服之雖老氣力壯健如年三四十人至奉使李希烈春秋七十五矣臨行告人曰吾之死固為賊所殺必矣且元載所得藥方亦與吾同但載貪甚等是死而載不如吾吾得死於忠耶於是命取席固圍其身挺立一躍而出又立兩藤倚子相背以兩手握其倚處懸足點空不至地三三寸數千百下又手按牀東南隅跳至西北者亦不啻五六乃曰既如此疾焉得死吾耶異日幸得歸骨來蔡台姪女為裴鄭妻者原註即鄭此女最仁孝及吾小青衣剪綵者頗善承事是時汝必與二人同啟吾棺知有異於常人之死齒如穆護原註穆護即魯公天性之道難言至此至蔡州

責希烈反逆無狀竟不敢以面目相見亦不敢以兵刃相恐
潛命獻食者饋空器而已翌日賊令官翌來繼之魯公曰老
夫受錄及服藥皆有所得若斷坑道家所忌今贈使人一黃
金帶吾死之後但割吾他支節為吾吮血以給之死無所恨
且曰使人悟慧如此不事明天子反事逆賊何所圖也官翌
從其言至明年希烈死祭帥陳仙奇奉魯公喪歸京猶子顏
覲官從柳常侍與裴氏女及翦綵同迎喪於鎮國仁寺咸遵
遺旨啟棺如生原註柳製魯公挽歌詞曰
殺身終不恨歸喪送如生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書其一立於郡門內紀
同時臺省擢授諸郡者十餘人其一立於郭門之西紀顏氏
曹魏時顏裴高齊顏之推俱為平原太守至真卿凡三典茲

唐語林卷六

三

郡其一是東方朔廟碑鐫刻既畢屬祿山亂未之立也及真
卿南渡蕃寇陷城州人埋匿此碑河朔克平別駕吳子晁好
事者也掘碑使立於廟所其二碑求得舊文買石鐫勒樹之
郡門時顏任撫州子晁拓三碑本寄之顏經艱難對之愴然
曰碑者往年一時之事何期大賢再為修立非所望也即日
專使齎書至平原致謝子晁後至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天寶初有范氏尼者知人休咎顏魯公妻黨之親也魯公尉
醴泉日詣范問曰某欲就制科試乞師姨一言范尼曰顏郎
事必成自後一兩月朝拜但半月內慎勿與國外人爭競恐
有譴謫魯公曰官階盡五品身著緋衫帶銀魚兒子得補齋
郎其望滿矣范尼指座上紫絲布食單曰顏郎衫色如此其

功業名節皆稱是過七十已後不須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
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適日大酺魯公制科高第
授長安尉遷監察御史因押班責武班中諠譁者命小吏錄
奏次即哥舒翰也翰恃有新破石壁城功泣訴明皇坐魯公
輕侮功臣貶蒲州掾及魯公為太子太師使蔡歎曰范師之
言吾命懸於賊庭必矣

建中初闕播為給事中尉以諸司甲庫皆是胥吏所掌為弊
頗久因播議用士人知之謂之掌庫

興元中有知馬者曰李幼清暇日常取適于馬肆有致悍馬
子肆者結鑲交絡其頭二力士以木末支其頤三四輩執槌
而從之馬氣色如將噬有不可馭之狀幼清過而察之訊于

唐語林卷六

四

主者且曰馬之惡無不具也將貨焉唯其所酬耳幼清以二
萬易之馬主尚慙其多既而聚觀者數百輩訝幼清之決也
幼清曰此馬氣色駿異體骨德度非凡馬是必主者不知馬
俾雜駕槽棧陷敗狼籍刷滌不時芻秣不適蹄嚼蹂奮蹇
破唐突志性鬱塞終不可久無所顧賴發而為狂躁則無不
為也既哺觀者少問乃別市一新絡頭幼清自持徐徐而前
語之曰爾材性不為人知吾為汝易是鑲結雜穢之物馬耳
耳引首幼清自負其知乃湯沐剪飾別其卓棧異其芻秣數
日而神氣一小變踰月而大變志性如君子步驟如俊父嘶
如龍顧如鳳乃天下之駿乘也
嗣曹王阜有巧思精于器用為荊州節度使有騎旅士持二

獨鼓掩謁卓卓見捲曰此至寶也指鋼勺之狀賓佐皆莫曉
卓曰諸公未必信命取食件自是極平者遂量重二捲子
件心油注捲中滿不浸漏其膠合無際卓曰此必開元中供
御捲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客曰某先人在黔中得于高
力士之家家服其識賓府潛問客宜償幾何答曰不過二百
五緡及遺財帛器物其直果稱焉張敦素夷堅錄云宗正卿
李琬善羯鼓有士子以雙鐵捲賣之還二十緡其人怏怏琬
復資之客有怪其厚價琬乃取一盤底至平者以二捲重重
安盤中灌水其中曾無泄漏琬曰至精所至其貴在茲某案
南卓郎中羯鼓錄但云李卿妙于羯鼓不言有得捲事則敦
素之記非耶

唐語林卷六

五

宋沈爲太常丞每言諸懸鐘磬亡墜至多補之者又乖律呂
忽因于光宅佛寺待漏閣塔上鐸聲傾聽久之朝迴復止寺
舍問寺主僧曰上人塔上鐸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之曰某
聞有一是近制某請一人循鈴索歷扣以辨之可乎初僧難
後許乃扣而辨焉寺眾卽言往往無風自搖洋洋有聲非此
也耶沈曰是也必因祠祭考本懸鐘而應也因求摘取而觀
之曰此姑洗編鐘耳且請獨綴于僧庭歸太常令樂人與僧
同臨之約其時彼扣本樂懸此果應之遂購而獲又會送客
至通化門遂度支運乘駐馬俄頃忽草草揖客別乃隨乘至
左藏門認一鈴亦言編鐘也他人但見銘鑄獨工不與眾者
將莫知其餘及配懸音形皆合其度異乎

貞元中張茂宗尚義章公主贈鄭國公主諡爲貞穆有司擇
日策命唐已來公主卽有追封者未有加諡者公主追諡自
此始也

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始以寶文場爲左神策護中尉霍仙
鳴爲右神策護中尉某月又以張尚進爲神武中護軍左右
辟仗使之始也

貞元中賈全爲杭州于西湖造亭爲賈公亭未五六十年廢
案卷五一條杭州房瑄爲鹽官令于縣內鑿池構亭曰房公
亭後廢全與此條相類當是編輯者以賈全事誤作房瑄而
王誠未據各書遂兩存之
今無可參校亦姑並存

貞元中郎中史牟爲權鹽使有表生二人自郎來謁其母仍
使子齋一青鹽枕以奉牟牟封枕付庫杖殺二表生

唐語林卷六

六

德宗非時召拜吳湊爲京兆尹便令赴上疾驅請客至府已
列筵矣或問何速吏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錦釜而取之故三
五百人之饌常可立辦

韓皐自中書舍人除御史丞西省故事閣老改官則詞頭送
以次舍人是時呂渭草敕皐憂惡問曰僕有何命渭不告皐
切之曰與公俱左降乃告之皐又欲訴宰相渭執之奪其靴
笏恟恟至午後三刻乃止

德宗復京師賜勳臣第宅妓樂李合爲首渾侍中次之馬司
徒面斥李懷光德宗正色曰惟卿不合斥人惶恐而退李合
聞之請全軍自備資糧以討兇逆因此李馬不平李合常爲
制將至西川與張延賞有隙及延賞作相二勳臣在朝德宗

嘗令韓晉公和解宴樂則宰臣盡在而太常教坊音樂皆至
恩賜酒饌相望於路張季一家日出無音樂之聲金吾必奏
俄頃有中使來問大臣今日何不舉樂

韓晉公聞德宗在奉天以夾練囊絨茶末使步以進又發軍
食嘗自負米一石登舟大將以下皆運一日之中積載數萬
斛後大修石頭五城召補迎駕子弟時論疑之張鳳翔鑑問
難盡出所有衣服並其家鈿釵枕鏡列於小廳將獻行在俄
頃後院火起妻女出而鑑從判官田承賢得出匡村舍中數
日稍定會鑑家知之走告軍中計議迎鑑遂遇害

德宗幸奉天朱泚自率兵至于城下有西湖寺僧陷在賊中
性甚機巧教泚造攻城雲梯其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

唐語林卷六

七

可以下瞰城中渾中令李司徒奏曰賊鋒既盛雲梯又壯縱
之恐不能禦及其尚遠請以銳兵挫之遂出師五千束繯居
後約戰酣而燎風逆不能舉火二公酌酒祝之詞氣慷慨士
百其勇須臾風回舉火縱之鼓譟而進梯遂蕩盡德宗御城
樓以觀衆呼萬歲

朱泚陷京師天子幸梁洋喬琳侍從至盤屋南谷口奏德宗
曰臣爲陛下仙遊寺出家以禳災上甚喜惜其去不能阻乃
馳之至仙遊不踰月入京師持盃乞句人有布施者琳戲之
曰尚有常施後反爲泚作吏部尚書知選事有選人通官云
不穩便又戲云只公此選得穩便否泚敗上親點逆人簿至
琳上曰與卿平昔分深盤屋相捨甚欲赦卿其如法何持盃

判官選言猶在耳當時戲談時朕於爾時惶惶也左右喝琳
付法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策往問之
王每以錙五百決一局而來者甚多自辰及酉有未筮而空
返者揆持一縑良往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河
南道一尉揆負才與門籍不宜爲此頗忿而去生曰君無快
快自此數月當拜左拾遺前事固不準也揆怒未解生曰若
事驗後一過我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以生之言
有徵復詣之生於几下取一卷書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視
此書不爾當有大咎得而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
以揆才品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

唐語林卷六

八

無如揆乃請行關中郡府上書姓李皆先謁宗正璵適遇上
尊璵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明皇召璵曰百官上表無如
卿者璵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爲乃
召揆時揆寓於遠房盧氏姑之舍子弟問召且未敢出及知
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
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
白孔雀表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
詳之乃許塗八字旁注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書三
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往宣平里訪王生不復見
矣
德宗時楊炎盧杞爲宰相皆奸邪用事樹立朋黨以至天子

播遷宗社幾覆德宗懲輔相之失自是除拜命令不專委於中書凡奏擬用人十阻其七貞元以後宰相備位而已每擇官再三審覆事多中輟貞元三年八月中書省無舍人每有詔敕宰相迫他官爲之及兵部侍郎陸贄知政事以上報於選用乃上疏論之

盧杞除虢州刺史有奏虢州有官豬數千常爲人患德宗曰可移沙苑杞對曰同州豈非陛下百姓爲患一也臣謂無用之物與人食之爲使德宗嘆曰卿理虢州而憂他郡百姓宰相才也由是有意於相

裴延齡恃恩輕躁班列懼之惟顧少連不避延齡嘗畫一鳴琴烏噪之以獻上知衆怒益信之而竟不大用

唐語林卷六

九

相國竇參之敗給事中竇甲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則鵲喜遂賜死參貞元壬申三月居光福里第月夜開步中庭有寵妾上清者曰今欲啟事郎須到堂前方敢言竇甲上室上清曰庭樹上有人請爲避之竇公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有人在庭樹上吾死之將至具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輩流中不可多得身死家破汝定爲宮婢聖君如顧問當爲我辭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公下階大呼樹上人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其人遂下乃衣緞服者曰家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心濟物所以卜夜而來參曰某罄所有當封絹千匹而已方具修家廟資今以爲贈其人曰請左右齋所賜絹擲於牆外某

於街中俟之參依其言翌日執金吾先奏之德宗怒曰卿交通節將畜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參頓首曰臣起白布衣小才官已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因人今不幸至此乃仇人所爲爾中使下殿宣卿且歸私第候進止越月貶郴州別駕會宣武節度劉士寧通好於郴州觀察使上聞德宗曰交通節度將信而有徵乃流參於驪州以籍其家未達流所詔賜自蓋上清果隸掖庭後數年善應對能煎茶在帝左右德宗曰宮內人數不少汝最了事從何得至此上清對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女奴竇參家破填宮得侍上德宗曰竇某罪不止養俠刺亦甚有贓物前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泣而言曰竇參自御史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

唐語林卷六

十

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甚厚迺者郴州所送納官贓物皆是恩賜當部錄曰妾在郴州親見州縣希贊意旨盡刮去所進銀器上刻藩鎮官銜姓名誣爲贓物乞陛下驗之於是宣索寶參沒官銀器覆其刻處皆如上清言德宗又問藩鎮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此悉是陸贄陷害使人爲之德宗怒陸曰者獠奴我脫却伊綠衫便與紫著又常喚伊作陸九我任使寶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枉殺却及至權入伊手其爲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參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恣行媒孽竟受譴不迴後上清特敕度爲道士終嫁爲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多位顯者不敢說故此事絕無人知

裴信常話少時姑夫爲朝官有清望信至其居會退朝浩歎

曰崔昭何人衆口稱美此必行貨賂者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東帶強出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饌又令秣馬飯僕倍曰前何倨後何恭及入門有喜色揖倍而曰想外舍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緇千匹

李司徒勉爲開封縣尉特善捕賊時有不良試公之寬猛乃潛納人賄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納其賄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陳首不得過三日過則昇觀相見其納賄不良故逾限而忻然自齋其櫬公令取石灰棘刺置於中令不良入命取釘釘之送汴河訖乃請見廉使廉使歎賞久之後公爲大梁節度使人問公曰今有官人如此如何待之公曰卽打

唐語林卷六

上

腿

盧舍人羣盧給事宏正相友善羣清瘦古淡未嘗言朝市宏正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羣曰飲高卧制詔多就宅草之宏正未嘗在假告有賓客皆就省相見一日雪中羣在假宏正將欲入省因過羣羣方道服於南垣茅亭望山雪促命延入羣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宏正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且詣宰府以求外任羣曰奔走權門所不忍視臘酒一壺能其醉否宏正曰切欲詣自羣又呼侍兒曰盧六待去早來藥糜宜勻越器中我與給事公對食宏正曰不可今日犯冷已買血葷羹餐矣

劉太真爲陳少游行狀比之齊桓晉文時議喧騰後坐晉院

用情迨責前事既信州刺史

韋太尉之在西川凡軍士將有婚嫁則以熟錦衣給其夫以銀泥衣給其妻又各給錢一萬死喪稱是精訓練待之如敬客極其聚斂軍府浸盛而民困矣晚年終至劉闢之亂天下譏之

劉闢初有心疾人自外至輒聞而吞之同府崔佐特碩大聞據地而吞背裂血流獨盧文若至不吞故後自感

國子司業韋聿者阜之兄也朝中以爲戲弄或言九宮休咎聿曰我家曰方常在西南二十年矣權相爲舍人以門望自處常戲同僚曰未嘗以科第爲資鄭雲達譴曰更有一人選問誰答曰韋聿滿座皆笑

唐語林卷六

上

汴州相國寺言佛像有流汗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爲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門曰汗止矣所得蓋鉅萬計以贍軍

崔膺性狂張建封愛其文引爲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叫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監軍曰某與尙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遂巡建封又曰某有請亦請崔膺坐中皆笑乃得免李實爲司農卿督責官租蕭肅居喪輪不及期實怒召至租車亦至得不罪會有賜與當謝狀秉筆者有故未至實乃曰召衣齊衰者肅至立爲草狀實大喜延英面薦德宗令問喪

期屈指以待及釋服日以處士拜拾遺祐有文學喜書畫好彈琴其拔擢乃偶然耳

鄭雲遠與王彥伯鄰嘗有客求醫誤造雲遠診曰熱風客又請藥方雲遠曰藥方即不如東家王供奉客驚而去自是京城日乖宜者為熱風

王仲舒為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得也

許尙書孟容與宋濟為布衣交及許知舉宋不中第放榜後許自愧累請人致意兼令門生就見宋乃謁許深謝之因置酒酣乃曰某今年為國家取卿相時有姚嗣及第數日卒乃起慰許曰邦國不幸姚令公薨謝

唐語林卷六

三

鄭叩性通脫與諸甥姪談笑無間曾被飄瓦所擊頭血淋漓兩玉簪俱碎家人惶遽來視外甥王某在後至曰二十舅今日頭簪俱碎叩大叫曰我不痛裏傷命酒酣飲盡興

顧況從辟與府公相失揖出幕況曰某夢口與鼻爭高下口曰我談今古是非爾何能居我上鼻曰飲食非我不能辨眼

謂鼻曰我近鑿豪端遠察天際惟我當先又謂眉曰爾有何功居我上眉曰我雖無用亦如世有賓客何益主人無即不成禮儀若無眉成何面目府公悟其譏待之如初又舊說顧況與韋夏卿飲酒時金氣已殘夏卿請席徵秋後意或曰寒蟬鳴或曰班姬扇而況云馬尾眾晒之曰此非在秋後乎

郎中故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南曹次廢置刑部分兩賦其制

尚矣舊說吏部為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為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曰北盤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為都公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中行刑部不博前行駕庫故事度支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乾元已後始為使額郎官當直發敕為重水部員外劉約直宿會河內繫囚配流嶺表夜發敕符直宿令史又不更事惟下嶺表不下河北旬月後本州聞後約遂出官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郎署省中謔為四君子

郎士元詩句清絕輕薄好為劇語每云郭令公不入琴馬鎮西不入茶田承嗣不入朝馬知此語之曰郎中言燧不入茶請左顧為設也即依期而往時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厨布

唐語林卷六

四

於巨胡餅隔中以椒豉潤以酥入爐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為古樓子馬晨起啖古樓子以佇士元至馬喉乾如窠即命急烹茶各啜二十餘甌士元已老虛冷腹脹屢辭馬輒曰馬鎮西不入茶何遽辭也如此又七甌士元固辭而起及馬氣液俱下因病數旬馬乃還絹二百匹

貞元初穆寧為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書及給事列侍寧前時穆家法最峻寧命諸子直僕稍不如意則杖之諸子至直日必探求珍異羅列鼎俎或不中意未嘗免咎筮一日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脩曰白肥而脩瘠相滋其宜乎遂試以白裹脩改進寧果再飯宛陵諸季視之喜形於色曰非惟免咎兼當受賞寧飯訖曰今日誰直可與杖俱來有此佳

味笑進之晚

齊應中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東都故事卜者胡蘆生言吉凶
多中往來甚類一日入門甚嘆愧庭芝問之曰君家大禍將
至舉族恐無遺類庭芝惶恐問所以避之者云非遇黃中君
鬼谷子不可救然黃中君難見但見鬼谷子當無患矣具說
形貌服飾令決旬求之於是竇與兄弟羣從洎妻子奴僕聽
夕求訪於洛下時李鄴侯居憂於河清縣騎驢入洛至中橋
南遇大尹避道驢驚逸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其造其
門值車馬將出忽見鄴侯皆驚視之俄有人出云此是分司
竇員外宅所失驢收在馬廐請客入座員外嘗願修謁如此
者數四不獲已就其第庭芝出降階而拜延接慇懃遂至信

唐語林卷六

五

宿至於妻孥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送甚厚但云貴達
之日願以一家為託鄴侯居於河清信使旁午於道原註庭芝與
鄴侯相值胡蘆生適至其家云既遇此人無復憂矣及朱泚之亂庭芝方為陝府觀察
德宗幸奉天遂降賊平德宗首命誅之鄴侯自南嶽徵回因
第賊臣罪狀請庭芝減死上不許云卿以為寧王姻黨乎原
庭芝姊為寧王妃鄴侯具白以舊事上乃原其罪鄴侯始奏上密使
中官夜乘傳陝州問之與庭芝云符合德宗曰黃中君蓋我
也謂卿為鬼谷子何也原註或云李氏之先君靈城在清谷前澗谷後恐以此言之
竇相易直幼時名秘家貧就業田里其師事老叟有道術而
人不知一日忽風雪暴至學童皆不果歸宿於漏屋下天寒
季近火唯竇相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秘君後

為人臣貴壽之極勉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易直方舉進士

亦隨駕西行乘一蹇驢至開遠門路隘門將闔公懼勢不可
進問一人叱驢兼筆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曰
秀才他日莫忘問情及拜相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
趙瓌盧邁二相皆吉州旅客人人呼趙七盧三趙相自微而
著蓋為是姚廣女婿姚與獨孤問俗善因託之得作河南判
官累授官至監察蕭復相代問俗為潭州有人又薦於蕭蕭
留為判官至侍御史蕭入主留務有美聲聞於德宗遂兼中
丞為湖南廉使及李泌入相不知之俄而除替瓌既罷任遂
入京李元素知瓌湖南政事多善意甚慕之瓌聞居慕靜深
巷杜門不出元素訪之甚頻元素乃是泌相之從弟也瓌因

唐語林卷六

六

其相訪引元素於青龍寺謂之曰趙瓌亦自有官職誓不敢
怨他人也非偶然耳蓋得於日者焉遂同訪之問元素年命
謂之曰公亦富貴人也元素因自負亦不言於泌相兄也德
宗忽記得瓌賜拜給事中泌相不測其由會有和戎使事出
新相關播為大使張薦張式為判官泌因乃奏瓌為副使未
至西蕃右丞有闕宰相上名德宗曰趙瓌堪為此官進拜右
丞不數月遷尚書左丞平章事五年薨於位此乃吉州旅人
趙七郎之變化也
苗晉卿困於科舉一年似得復落春時攜酒乘驢出都門藉
草而眠既覺有老父坐於旁因以餘杯飲之老父媿謝曰郎
君榮悒耶要知前事乎晉卿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乎曰大

有事但問之苗曰某久窮該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廉察
乎曰更向上苗乘酒遂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怒而不信因
揚言曰將相更向上天子也老父曰真者不得假者即得苗
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及德宗崩攝冢宰三日
司空會爲楊承相炎判官故盧新州見忌欲出之公見桑道
茂道茂曰年內出官官名遺忘福壽果然

盧華州予之堂舅氏也嘗於元載宅門見一人頻至其門上
下瞻顧盧疑其人乃邀以歸且問元相何如曰新相將出舊
者須去吾已見新相矣一人緋一人紫一人街西住一人街
東住皆慘服也然二人皆身小而不知姓名不經旬曰王元
二相下獄德宗以劉晏爲門下楊炎爲中書外皆傳說必定

唐語林卷六

七

疑其言不中時國舅吳淩見王元事訖因賀德宗而啟之曰
新相欲用誰人德宗曰劉楊奏不語上曰五舅意如何言之
無妨吳曰二人俱曾用也行當可見陛下何不用後來俊傑
上曰爲誰吳乃奏常衮及某乙翌日並用拜二人爲相以代
王元果如其說緋紫短小街之東西無不驗者

桑道茂之門有一嫗無所知大開下肆自桑而下曰者必曰
嫗於桑門賣卜必有異也筮畢必來覆之桑言休則嫗言咎
桑言咎則嫗言休厥後中否嫗桑各半

長安風俗貞元侈於遊宴其後或侈於書法圖畫或侈於博
奕或侈於下呢或侈於服食各有自也

順宗時五坊鷹犬恣橫州縣不能制多於民間張置罟或有

誤傷一鳥雀者必多得金帛乃止時謂供奉鳥雀
劉禹錫爲屯田員外郎日夕有騰超之勢知一僧有術數萬
直日邀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外不得已見之令僧
坐簾下韋獻卷已略省之意色頗倦韋覺告去僧呼嘆良久
曰某欲言員外心不愜如何員外後還乃木曹郎中也然須
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禹錫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
乃處厚相二十餘年在中書禹錫轉爲屯田郎中

韋崖州執誼自幼不喜聞嶺南州縣拜相日出外舍一見州
郡圖運迴不敢看良久臨起誤視乃崖州圖後竟貶於此
裴晉公度少時羈寓洛中嘗乘驢入皇城上天津橋時淮西
用兵已數年矣有一老人傍橋柱立相語云蔡州用兵日久

唐語林卷六

六

徵發正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視裴公驚愕而退有僕
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
爲將既歸其僕白之裴曰見我龍鍾相戲爾其秋東府鄉薦
明年登第及爲相請討伐淮西遂平後守洛時對客每話天
津橋老人事

裴中令應舉詣胡蘆生問命未之許謂無科級之分試日排
高上門人馬擁併見一婦人類賈客之妻從女奴皆衣服鮮
潔挈一合以紫帕封女奴力勸置於門闌門闌失婦人所在
合復在闌傍公以衫裾衛之意爲他人所購冀其主復至東
人悉集公獨在門口晏終不去久之婦人方悲號公詰其寃
抑以狀答曰夫犯刑憲其案已圓在朝夕某家素豐蓄一寶

帶曾有能救護者與數萬緡至羅錦悉不取唯須此帶今早晨親遣女使更持送忽失所在吾夫不免矣公識其主卽以子之婦人再拜泣謝而去試不及免罷一舉他日復訪葫蘆生見公驚曰君非去年相遇者耶君將來及第兼位極人臣蓋近有陰德

裴晉公爲盜所傷謀人王義并刃死之乃自爲文以祭之厚給妻孥是歲進士爲王義傳者甚衆

皇甫湜氣貌剛質性褊直爲尚書郎乘酒使氣忤同列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洛都值洛中仍歲乏食正郎滯曹不遷俸甚微困悴甚嘗因積雪門無轍迹厨突無煙裴晉公保釐洛宅人有以爲言者由是辟爲留府從事公常優容之先是公討

唐語林卷六

五

淮西日恩賜鉅萬貯於集賢私第公素奉佛因盡捨所得再修福先寺旣成將請白居易爲碑湜曰近捨湜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矣公曰初不敢以仰煩慮爲大手筆見拒是所願也因請斗酒而歸獨飲其半乘醉揮毫立就又明日挈木以獻文思高古字復怪僻公尋釋久之歎曰木元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原註其碑在寺西北廊玉石命小將以車馬繪綵器玩約千餘緡酬之湜省書擲於地面叱小將曰奇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湜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會與顧況爲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耳其詞約三千餘字每字二匹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小校具以白公笑曰真不羈之才立遣依數酬之原註其字共三千二百五十字計送絹九千七百六十有二後寺

之老僧曰師幼音細自居守府及歸里第董負相屬浴人聚爲人說其數亦同觀之湜褊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爲蜂螫手指因大躁忿命奴僕及里中小兒箕斂蜂窠以厚價購之頃之聚於庭則命以硯臼絞取其汁以塗所痛又其子松嘗錄詩數首字小誤大罵躍呼取杖不及齒嚙其臂血流及肘

李泝公鎮宣武好琴書自造琴取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裁而膠綴所蓄二琴殊絕其名響泉韻磬者也性不喜俗間聲首有二寵奴號秀奴七七善琴與歌時遣奏之有換琴譜兵部員外郎約泝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有德量多材藝不遜聲色善接引入物而不好俗談晨起草裏頭對客聲容便過一日多蓄古器在潤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養

唐語林卷六

五

一嶺名山公常與相隨嘗月夜獨泛江登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高陸令趙修夫人韋氏旣兵部之姨妹也說泝公徐夫人人生二子中年於徐夫人小乖及兵部生情好復初而君於諸子中實愛懸隔在官所俸祿付與從子一不問數唯給奉崔氏元氏二孀姊元氏亦有美行祭酒華陰公爲之傳君初至金陵於李錡坐屢讀招隱寺之美一日錡宴於寺中明曰謂君曰十郎常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流鹿踏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錡大笑性又嗜茶能自煎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茶器不倦嘗奉使行至陝州

石峽縣東愛深水留旬日忘發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隨之裂帛自書誓推之功言為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於帶吾若從容奏對當為宰相揚益節度不得受極刑矣我死汝必入禁中上問汝當以此進及錡伏法京師大霧三日不解憲宗得帛書頗疑其寃內出黃衣一襲賜錡子救京兆收葬

孝明鄭太后潤州人也本姓爾朱氏相者言其當生天子李錡據浙西反納之錡誅後入掖庭為郭太后侍兒憲宗皇帝幸之生宣宗即位尊為太后懿宗立尊為太皇太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發出祭別廟
段相文昌少寓江陵甚貧每聽會口寺齋鐘動詣寺求食

唐語林卷六

三

寺僧厭之乃齋後扣鐘冀其來不速食後登台輔出鎮荆南題詩曰曾遇閻梨飯後鐘文昌晚貴以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以書規之文昌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源註此詩是王相攝事

文昌少孤寓居廣陵之瓜洲家貧力學夏月訪親知於城中不遇饑甚於路中拾得一錢道旁買瓜置於袖中至一宅門闕然入其廄內以瓜就馬槽破之方啗次老僕聞聲槽聲躍出責以擅入廄驚懼棄之而出鎮淮海常對賓客說之在中書廳事地衣皆錦繡諸公多撤去而文昌每令整飭方踐履同列或勸之文昌曰吾非不知常恨少貧太甚聊以自慰爾元和中有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官司鉞其項又以枷繫守獄

者憲宗怒命縛來殺之既至京上曰小卒何故毀大臣所撰碑卒曰乞一言而死碑文中有了語又擊殺陛下獄卒所願於聞奏文中美裴度不還李愬功是以不平上命釋縛賜酒食敕翰林學士段文昌別撰案愬妻入訴禁中乃命段文昌撰文其時碑尚未立安得推倒

于襄陽云今之方面權勝于列國諸侯遠矣且顧押一字轉牒天下皆供給承稟列國止於我疆而已不亦勝乎

于司空以樂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改之客笑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故歌曰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詭乃不改古解題曰相府蓮者王儉為南齊相一時所辟皆才名之士時人以入儉府為入蓮花池謂如紅蓮映綠水今號蓮幕者自儉始

唐語林卷六

三

其後語詭為想夫憐亦名之醜爾又有羨拍相府蓮樂苑曰想夫憐羽調曲也白居易詩曰玉管朱絃莫急催客聽歌送十分盃長愛夫憐第二句倚君重唱夕陽開王維有丞詞云秦川一半夕陽開是也夜間隣婦泣切切有餘哀即同緣何事征人戰未迴羨拍相府蓮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其楚王言閨燭無人影羅屏有夢魂近來音耗絕終日望應門

衛侍郎次公在吏部避嫌宗從皆不注擬有從子申甫自江淮來調選因告主吏曰但得官便出城即可矣遂館申甫於別第未幾擢江南令將出城為次公老僕所遇不得已見次公次公詰其由申甫以實對次公曰今年所注不省有汝姓

名驗其籤名則次公習之也。廼召主吏貸其罪以問之吏曰：凡所取押皆昌次公。嘆曰：某慮不及此。遂遣赴官。

王智與以使侍中罷歸京親情有以。選事求囑智與固不肯。應選人懇請遂致一銜與吏部侍郎吏部印尾狀云：選人名銜謹領訖。智與曰：不知侍中亦有用處。

崔相羣之鎮徐州嘗以焦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曲束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及經王智與之變。

果除秘書監。

元和十五年太常少卿李建知舉。放進士二十九人。時崔蝦舍人與施有吾同榜。有吾寒進為蝦替。一日曲江宴賦詩曰：吾云去古成良著。蟲為蝦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

唐語林卷六

五

裴坦為職方郎中。知制誥裴相休以坦非才不稱力。拒之不能得命。既行坦至政事堂。謁謝丞相故事。謝畢便於本院上事。宰臣送之。施一榻壓角坐而坦巡謁執政。至休多輸感激。休曰：此乃首台。讓選非休力也。立命肩輿。便出不與之坐。兩閣老更云：自有中書。未有此事。人為坦恥之。至坦知貢舉。擢休子宏上第。時人稱欲蓋而彰。

劉虛白與太平裴坦相知。坦知舉虛白就試。因投詩曰：三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人世能多許。猶著麻衣待至公。坦感之。與及第。

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為信州刺史。時吳武陵郎中貴。漢人也。將欲赴舉。以哀情告州牧。贈布帛數端。吳以輕鮮以

書讓焉。其詞唐突。不存桑梓之分。並卻其禮。李公不悅。妻諫曰：小兒方求成人。何得與舉子相忤。遂與米二百斛。李公果憾之。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貢舉。酷搜江湖之士。初存府放二十七人。及第持名來呈。相府纔見首座李公。問吳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遽言及第。其勝尚在懷袖。忽報中使宣口敕。且揖禮部從容。遂注武陵姓字。呈李公。謂曰：吳武陵至。屬人何以當科第。禮部曰：吳武陵德行未聞。文筆乃堪採錄。名已上勝。不可却也。相府不能移唯唯。而從之。吳石不附國庠。名第在於勝末。是日既集。首門謂同年曰：不期崔侍郎今年倒排勝也。觀者首訝焉。

永寧王二十光福王八二相皆出於先安邑李丞相之門。安邑薨於位。一王素服受慰。一王則不然。中有變色。是誰過歟。又曰：李安邑之為淮海也。樹置裴光德及去。則除授不同。李再入相對。憲宗曰：臣路逢中人送節。與吳少陽不勝憤憤。望顏頰。然翌日罷李丞相。蕃為太子詹事。蓋與節是蕃之謀也。又論征元濟時。饋運使皆不得其人。數日罷光德為太子賓客。主饋運者裴之所除也。劉禹錫曰：宰相皆用此勢。自公孫宏始。而增穩妙焉。但看其傳。當自知之。蕭曹之時。未有斯作。

劉禹錫守連州。督高霞萬後。入為羽林將軍。案唐書高霞萬。刺史入為右衛大將軍。與劉禹錫之守連州無涉。疑有脫誤。自京附書曰：以承春。聊請自代矣。公曰：感然有一話。曾有老嫗山行。見一獸如大蟲。巖然跬步而不進。若傷其足者。嫗因卽之。而虎舉前足以示嫗。嫗

唐語林卷六

五

代矣。公曰：感然有一話。曾有老嫗山行。見一獸如大蟲。巖然跬步而不進。若傷其足者。嫗因卽之。而虎舉前足以示嫗。嫗

看之乃有芒刺在掌下因爲拔之俄而奮迅闐吼別嫗而去似媿其思者及歸翌日自外擲糜鹿狐兔至於庭者口無闕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處也因爲親族具言其事而心異之一旦忽擲一死人血肉狼籍乃被村人兇者呵捕云殺人嫗其說其由始得釋縛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語之曰感則感矣叩頭大王已後更莫拋人來也

劉禹錫曰史氏所貴著作起居注彙筆於螭首之下人君言動皆書之君臣啓沃皆記之後付史氏記之故事也今起居惟寫除目著作局可張雀羅不亦倒置乎

劉禹錫曰大抵諸物須酷好則無不佳有好騎者必畜好馬曰好瑟者必善彈皆好而別之不必富貴而亦獲之韋絢曰

唐語林卷六

姜

蔡邕焦尾王戎牙籌若不酷好豈可得哉

劉禹錫云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其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過愈論著文章此是敏慧過人也

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旣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曰何也曰出語不是當蓋忿其責詞云亦有聲名耳

韓退之有二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牛邊城特地寒不見

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蓋有所屬也柳枝後踰垣遁去家人追獲及鎮州初歸詩曰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放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言愛尚及憎怕者或言愛圖書及博奕或怕妄與工部員外汝南周愿獨云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

初百官早朝必立馬延福望仙門外宰相則於光宅車坊以避風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

元和末有敕申明父子兄弟無同省之嫌自是楊於陵任尚書其子姪兄弟分曹者亦有數人

唐語林卷六

姜

沙陀本突厥餘種元和中三千人歸順隸京西節度使范希朝主之弓馬雄勇冠於諸蕃

進士何儒亮自外方至京師將謁從叔誤造郎中趙需宅自云同房會冬需欲家宴揮霍之際既是同房使人宴姑姊妹盡在列儒亮饌徹徐出細察乃何氏子需笑而遣之某按此事是趙贊侍郎與何文哲尙書相與鄰居時俱侍御史水部趙郎中需方應舉自江淮來投刺於贊誤造何侍御第何武臣也以需進士稱猶子謁之大喜因召入宅不數日值元日

骨肉皆在坐文哲因謂需曰姪之名宜改之且何需似涉戲於姓也需乃以本氏告文哲大愧乃厚遣之而促去需之孫

項前國學明經文哲姪孫繼爲杭之戎吏皆說之相待而並

無儒亮之說國史補所記乃誤耶

西蜀官妓曰薛濤者辯慧知詩嘗有黎州刺史原註夫作干

字文令帶禽魚鳥獸乃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罰至薛濤

云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請罰薛笑曰衡字向有小

魚子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皆客大笑刺史初不知覺

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有詩

說元相公云相看掩淚應無說離別傷心事豈知想得成陽

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泊自撰墓誌云與劉夢得為師友

殊不言元相公時人疑其隙終也

李賀為韓文公所知名聞搢紳時元相稔以明經擢第亦善

詩願與賀交詣賀賀還刺曰明經及第何事看李賀元恨之

唐語林卷六

三

制策登科及為禮部郎中因議賀父名晉肅不合應進士竟

以輕薄為眾所排文公惜之為著諱辯竟不能上

長慶初李尚書絳議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後出

為東都留守自是選曹成狀常得速舉

山甫以石留黃濟人嗜欲多暴死者其徒盛言山甫與陶貞

白同壇受錄以神之長慶二年卒於餘于江西觀察使王仲

舒通告人山甫老病而死速朽無少異於人者

合狐楚鎮東平絢侍行當送親郊外逆旅中時久旱絢因問

民間疾苦有老父曰天旱盜賊且起復曰今風不鳴條雨不

破塊絢以相反詰之答曰自某日不雨至於月豈非不破

塊乎賦稅徵迫販妻鬻子不給繼以桑枝豈非不鳴條乎

鎮州王庭湊始生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暮集簷下里人

駭德播異之及長駢習善陰符經鬼子初仕軍中曾使河

陽道中被酒寢於路傍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

列土非常人也從者告之庭湊馳數里追及致敬而問自云

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交王

應在今秋原註一云吾相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

台有大樹樹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庭湊為三軍所立歸省

別墅而庭樹婆娑陰已合矣

田令既為王庭湊所害天子召其子布於涇州與之發哀授

魏博之節布乃盡出妓樂捨鷹犬哭曰吾不回矣次魏郊三

十里跣行被髮而入後知力不可執密為遺表伏劍而死

唐語林卷六

三

長慶中京城婦人首飾有以金碧珠翠笄櫛步搖無不具美

謂之百不知婦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橫約於目上下謂之血

鬢雄

寶歷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

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戎所殺秦

始皇葬驪山國亡明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

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往以驗彼言後數

日自驪山回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玄宗在蒲邸好讀書王邸無禮記春秋史記周易尚書毛詩

論語雖有少成部帙宮中內官得周易一部密獻上即位後

捧以隨輦及朝廷無事覽書目問取書便殿讀之乃詔兵部

尚書王起禮部尚書許康佐爲侍講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爲侍讀學士每有疑義召學士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爲常時謂三侍學士恩寵異等於是康佐進春秋列國釋傳六十卷上善之同康佐曰吳人伐越獲俘以爲閭使守舟餘祭觀舟闕以戈殺之問是何人殺吳子復是何人康佐遲疑久之對曰春秋義與臣窮究未精不敢遽解上笑而釋卷

藍田縣尉直宏文館柳珪擢爲右拾遺宏文直學士給事中蕭放鄭高綽駁還制曰陛下懸爵位本待賢良今命澆浮恐非懲勸柳珪居家不崇義方奉國豈盡忠節刑部尚書柳仲鄧詣東上閤門進表稱子珪才器庸劣不當玷居諫垣若誣以不孝卽非其實太子少師柳公權亦訟侵毀之枉上令免

唐語林卷六

元

珪官家居修省貞元元和已來士林家禮法推韓滉韓皋柳公綽柳仲郢一旦子稱不孝爲士戮之

韋溫遷右丞文宗時姚勗按大獄帝以爲能擢職方員外郎溫上言卽官清遠不可賞能更帝問故楊嗣復對曰勗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才幹而不入清選他日孰肯當刺事者此衰首風不可以法

太和三年左拾遺舒元褒等奏中丞溫造更供奉官事今月四日左補闕李虞仲與溫造街中相逢造怒不迴避遂擒李虞仲祇奉人答其背者臣等謹按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

陳夷行字周道文宗時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

李洵直當衙論奏鄭厚楊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卽徙璋

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遇於中道不避乃爲前驅所拘紳命鞠之乃宗室也答款曰勅政樓前尚容緩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都尚書未尊於天子公寬之失色使逸去

武翊黃府送爲解頭及第爲狀頭宏詞爲敕頭時謂武三頭冠於一時後感於賤孽薛荔苦其家婦盧氏雖新昌李相紳以同年蔽之而衆論不容終至流竄

王并州璠自河南尹拜右丞相除目纔到少尹侯繼有宴以

唐語林卷六

辛

書遜之王判後云新命雖聞舊衙尙在遠爲招命堪入笑林洛中以爲口實故事少尹與大尹遊宴禮隔雖除官亦當俟正教也

王沐玉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且窮以涯作相騎驢至京師三十日始得見涯所望不過一簿尉耳而涯見其潦倒無推引意太和九年秋沐干涯之嬖奴導以所欲涯始一召許以微官處之自是旦夕造涯及涯誅仇士良收捕涯家族時沐方在涯宅以王氏之宗同坐舒守謙卽元與之宗十年

居元與舍未嘗一日有問至於車服飲饌亦無異等元與謂之從子取明經及第歷秘書郎及持相印許列清曹命之無可忽以非過怒守謙朔旦伏謁皆不得見僮僕皆拒之守謙

乃辭往江南元與亦不問翌日出長安咨嗟自失行及昭應
問元與之禍原註時宰相收捕家論者以王舒福禍之異若
若分定焉

鄭注以方術進舉引別黨薦周易博士李訓召入內署為侍
講周易學士敏捷有口辯涉獵五經言及左氏以探上意上
幸達萊殿閱書召訓問曰康佐所進齊秋列國經傳朕覽之
久矣戰國時事歷歷明白朕曾問康佐吳人伐越獲俘以為
閹殺吳子餘祭康佐云窮究未精卿謂如何訓曰吳人伐越
獲俘俘即罪人如今之所謂生口也不殺下蠶室肉刑古謂
之閹寺即今之中使也吳子是國君長餘祭名也使中使主
守舟楫餘祭往觀之為中使所殺上嗟嘆訓曰君不近刑臣

唐語林卷六

三

近刑臣即輕死之道也吳子遠賢良親刑臣而有斯禍魯史
書之以垂鑒戒上曰左右密近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
慮訓曰陛下睿聖留意於未萌若欲去泰去甚臣願遊聖筭
累聖知之而不能遠惡之而不能去睿旨如此天下幸甚時
鄭注任工部尚書侍講學士乃與訓斥逐賢良陰搆姦蠹遂
有甘露之事

太和初京師有輕薄徒取貢士姓名以義理編飾為詞號為
舉人露布九年冬就戮者多是儒士

李瓚故相宗閔之子自桂州失守貶昭州司戶後量移衛州
刺史給事中柳韜疏之復貶韜始與瓚相善瓚先達而韜
瓚既重為所貶性強躁憤且死鄭舍人殺之爰瓚座主也乃

為書曰與穀受恩未殺極苦累十黜筆落而卒案此條未數語難解疑行

李司徒程善諱為夏口日有客辭焉相留住三兩日客曰業
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曰此漢口不足信又因與堂弟居守
相石投盤飲酒居守誤收頭子紉者罰之司徒曰汝向忙聞
時把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飲家謂重四為堂印蓋議居守太
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也又與石話服食云汝服
鍾乳否曰近服甚覺得力司徒曰吾一不得乳力蓋譏其作
相日無急難之效也又嘗於街西遊宴貪在博局時已昏黑
從者迭報云鼓動司徒應聲曰靴靴其意譏鼓動似受慰之
聲以弔客靴靴答之連聲索靴言欲速去也又在夏口時官

唐語林卷六

三

園納亭頭而餘者分給將校其主將報之軍將謝亭頭司徒
手拍頭云善他了也然後傳語此亭頭不必謝也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登楊嗣復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穩耶
杜悰通貫日久門下有術士李生者甚異悰任四川節度馬
植罷黔中方赴闕李一見謂悰曰受相公恩久思以報答今
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悰未之信
他日又謂悰曰相公將有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
始驚乃用其言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為植於闕下買宅
為生之費無闕焉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悰謂李曰貴人赴
闕作光祿歟李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充鹽
鐵使悰始信之未幾拜相懿安皇太后崩悰懿安子婿也忽

內膳子索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論旨延英力營救植素能回上意事遂止

杜邠公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堰塘過風侍者驚廢渴甚自瀝茶飲後鎮荆南諸院姊妹多在洛宮寄寓相國未嘗拯濟節臘一無遺遺有乘肩輿至府門詬罵者亦不省問所莅方鎮不理獄訟在鳳翔洎西川繫囚無輕重任其殍瘠人有從劍門得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也

歐陽琳父袞亦中進士琳與弟玘同在場屋苦其貧置每詣先達刺輒同幅時人稱之杜邠公在岐下以子喬休同年兩之儻嘗以事怪琳客或有爲琳釋解者且言琳袞之子儻不

唐語林卷六

聖

客久之曰某自淮南赴關舟次礪山風不可造因策杖登岸後步適見一僧方修道前曰雪山和尚弟子教化某謂之曰何言弟子饒你和尙也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揣骨言休咎象簡竹筭以手循之必知官祿年壽宋邗補闕有時名搢紳靡不傾屬時永樂蕭相真亦居諫官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筭復本聽蕭筭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筭次至宋筭曰長官筭邗不樂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衛公方秉政未見問佇立談諱頃之丞相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李公目之謂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者爲憂之數日出爲河清縣令歲餘死其後蕭公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頃之爲宰相

文宗時有沙門能改塔履險若平換塔杪一柱人以爲神上聞之曰塔固當人功所建然當時匠者豈亦有神沙門後果以妖妄伏法

盧尚書宏宣與弟衢州簡辭同在京師一日衢州早出尚書問有何除改答曰無大除改唯皮返叔蜀中刺史尚書不知皮是返叔姓謂是宗人曰我彌當家沒處得慮皮返來衢州爲辨之皆大笑

唐語林卷六

唐語林卷六

聖

唐語林卷七

補遺 起武宗至昭宗

武宗時李衛公嘗奏處士王龜有志業堪為諫官上曰龜是誰子對曰王起之子上一曰凡言處士者當是山野之人王龜父為大僚豈不自合有官

李吉甫安邑宅及牛僧孺新昌宅沈師號李宅為玉杯牛宅為金杯玉一破無復全金或傷尚可再製牛宅木將作大匠康嘗宅誓自辨岡阜形勢謂其宅當出宰相每命相有案誓必延頸望之宅竟為牛相所得

李衛公宅在安邑桑道茂謂之玉盤韋相宅在新昌北街謂之金杯盧氏雜記以師云長安永興坊東門是金盞地安邑

唐語林卷七

里西是玉杯地後永寧為王錫宅安邑為馬燧宅後入官王宅賜袁宏及史憲誠等所謂金盞破而成馬燧宅為奉誠園所謂玉杯破而不完矣

李衛公在淮揚李宗閔在湖州拜賓客分司衛公懼遣再使致信好宗閔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項之衛公入相過洛宗閔憂懼求厚善者致書乞一見欲自解復書曰怨即不怨見即無端初衛公與宗閔早相善中外致力後位高稍稍相傾及宗閔在位衛公為兵部尚書次當大用宗閔沮之未效衛公知而憂之京兆尹杜棕即宗閔黨一日見宗閔曰何感感也宗閔曰君揣我何念杜曰非大戎乎曰是也何以相救曰某即有策顧相公不能用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詞學而不由

科第至今快快若令知貢舉必喜宗閔然曰更思其次曰與御史大夫亦可平治惟恨宗閔曰此即得棕再三與約遂詣安邑第衛公迎之曰安得訪此寂寞對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某傳達遂言亞相之拜衛公驚喜垂涕曰大門官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奇謝重彈其後宗閔復與楊虞卿議之其事遂格元和已來宰相有兩李少師故以所居別之永寧少師固言性狷急不為士大夫所稱靖安少師者宗閔也

李衛公性簡儉不好聲妓往往經旬不飲酒但好奇功名在中書不飲京城水茶湯悉用常州惠山泉時謂之水遞有相知僧允躬曰公公跡並伊臯但有未節尚貞盛德萬里汲水無乃勞乎公曰大凡末世淺俗安有不嗜不慾者捨此即

唐語林卷七

物外世網豈可縈繫然弟子於世無常人嗜慾不求貨殖不通聲色無長夜之歡未嘗大醉和尚又不許飲水無乃虐乎若敬從上人之命即止水後謀求聚斂廣畜姬侍坐於鐘鼓之間使家敗而身疾又如之何允躬曰公不曉此意公博識多聞止知常州有惠山寺不知脚下有惠山寺井泉公曰何也曰公見極南物極北有即此義也蘇州所產與汧雍同隴豈無吳縣耶所出蒲魚菰鼈既同彼人又能效蘇之織紵其他不可備舉京中吳天觀厨後井俗傳與惠山泉脉相通因取諸流水與吳天水惠山水稱量唯惠山與吳天等公遂罷取惠山水

李衛公頗升寒素舊府解有等第衛公既貶崔少保龜從在

省子殷夢為府解元廣文諸生為詩曰省司府局正彌膠股
夢元知作解頭三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盧渥司
徒以府元為第五人自此廢等第

周嶠舉進士謁李衛公月餘未得見聞者曰公諱吉君姓中
有之公每見名紙即置燈檠俟公歸突出肩輿前訟曰君諱
偏傍則趙壹之後數不至三賈山之家語不言出謝石之子
何以立碑李牧之男豈合書姓衛公遂入論者謂兩失之

李衛公德裕以己非科第常嫉進士及為丞相權要束手王
起知舉將入貢院請德裕所欲德裕曰安問所欲借如盧肇
丁稜姚顛不可在去流內也起從之或曰德裕初為某處從
事時同院有李許事者進士也與德裕官同有舉子投卷誤

與德裕舉子卽悟復請之曰文輔當與及第李許事非公也
山是德裕多排斥之

李德裕自金陵追入朝且欲大用慮為人所先且欲急行至
平泉別墅一夕秉燭周遊不暇久留及南貶有甘露寺僧允
躬者記其行事空言無行實蓋仇怨假託為之

平泉莊在洛城三十里并木臺榭甚佳有虛檻引泉水縈迴
穿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于海門有巨魚脇骨一條
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二年海州送到在東南隅平泉

卽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逸好山水衛公為承
相以白衣擢升諫官後歸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于山谷衛
公題詩云昔日徵黃綺余慙在鳳池今來招隱逸恨不見瓊

枝莊周圍十餘里臺榭百餘所四方奇花異草與松石塵不
置其後石上皆刻支遁二字後為人取去其所傳屬趙榆珠
子相違房玉藥等僅有存者原註補葉婆娑如鴻鵠之過雁
步蓮房玉藥每對書之上怪石名品甚眾各為洛陽城族
石力者取去有禮星石獅子石好事者傳玩之原註
尺餘上有斗極之象獅子石高三四尺
殿千萬通相通貫如獅子首尾張鼻皆全

唐語林卷七

三

唐語林卷七

四

恩所致衛公既歿子煜自象州武仙尉量移郴州郴尉亦死
貶所劉相鄰為諫官先世受恩獨上疏請復官爵乞歸葬衛
公門人惟塞士能報其德

李衛公在珠崖郡北亭謂之望闕亭公每登臨未嘗不北眺
悲咽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烏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
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又郡有一古寺公因步遊之至一
老禪院坐久見其內壁掛十餘葫蘆指曰中有藥物乎弟子

頗足羨願得以救僧歎曰此非藥也皆人幣灰耳此太尉當
朝時為私憾黜于此者貧道憫之因收其骸焚之以貯其灰
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悵然如失返步心痛是夜卒

隴西李膠年少恃才俊歷尚書郎李太尉稱之欲處之兩掖

江夏盧相判大計中書欲取員外郎李膠權監使太尉不答盧不敢再請膠太尉曰某不識此人亦無因緣但見風儀標品欲與諫議大夫何爲有此事盧曰某亦不識但以要地囑論因於袖中出文乃仇士良書也太尉歸戒開者此人來不要通後竟坐他罪出爲峽內郡丞

李衛公性簡傲多獨居閱覽之劔卽效改作庖器其自修琴阮唯與中書舍人裴璟相見亦中表也多訪裴以外事裴城下送客還公問今日有何新事曰今日坡下即官集送蘇湖郡守有飲餞見一郎官不容一同列滿坐嗔訝公曰誰曰倉部郎中崔駢作酒錄事不容倉部員外白敏中公問不容有由乎曰白員外後至崔下四籌三白不敢辭其一遣自請罪

唐語林卷七

五

名從命崔曰也用到處出頭出腦白委頓而回去兼不敘別衛公不悅遣馬屈白員外至曰公在員外燕喜時稱久欲薦引今翰林有闕三兩日行出尋以本官充學士出崔爲中州又徙邢沿汾三州後以疾廢洛下

宣宗卽位於太極殿時宰臣李德裕行冊禮及退上謂宮侍曰通行近我者非太尉耶此人每顧我使我毛髮森豎後二日遂出爲荆南節度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初辟淮南牛僧孺幕夜卽遊妓舍廂虞候不敢禁常以膀子中僧孺僧孺不怪逾年因朔望起居公留諸從事從容謂牧曰風聲婦人若有顧盼者可取置之所居不可夜中獨遊或昏夜不虞奈何牧初拒諱僧孺顧

左右取一篋至其間膀子百餘皆庸訛所申牧乃選誦數大師佑之孫有名當世臨終又爲詩誨其二子曹師等曹師名晦辭曹師弟名德祥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德祥昭宗時爲禮部侍郎知貢舉亦有名聲晦辭自吏部員外郎入浙西趙隱幕王郢叛趙相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時北門李相時在淮南辟爲判官晦辭辭不就隱居于陽羨別墅時論稱之永寧劉相勣在淮西辟爲判官方應召晦辭亦好色赴淮南路經常州李瞻給事爲郡守晦辭子坐間與官妓朱真別因掩袂大哭瞻曰此風聲賤人員外何必如此乃以步輦隨而遣之晦辭飲散不及易服步歸舟中以告其妻妻不妬忌亦許之

唐語林卷七

六

杜舍人牧恃才名頗縱聲色嘗自言有鑒別之能聞吳興郡有佳色罷宛陵幕往觀焉使君聞其言迎得頗厚至郡旬日繼以酣飲晚官妓曰未稱所傳也將離郡去使君欲請所欲曰願泛採舟許人縱視得以寓目使君甚悅擇日大具威舟謳掉較捷之樂以解華相尚牧循泛肆目意一無所得及暮將散忽於曲岸見里婦攜幼女年方十餘歲牧悅之召至與語牧曰今未帶去第存晚期耳遂贈羅縠一篋爲質婦辭曰他日無狀或恐爲所累牧曰不然余今西行求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來而後嫁遂書于紙而別後十四年始出刺湖州臨郡三日卽命訪之女嫁已三載有子二人矣牧召母及女詰問卽出留書示之乃曰其辭也直因贈詩曰自是尋春去

較遲不須惆悵怨考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精以
進士放榜說則羣謁宰相其道故詞者出狀元舉止尤宜精
審時盧肇丁稜及第肇有故次乃至稜稜曰謂觀寢廨迨引
見連曰稜等登蓋言登科而卒莫能成語左右莫不大笑後
爲人所誑云先輩善彈箏諱曰無有口諸公謁宰相曰先輩
獻藝云稜等登稜等登

李頰王鐸進士同年也頰常恐鐸先大用及路巖出鎮頰
失勢鐸柔弱易制中官貪之先用鐸馬鬣知之掌酒一壺謂
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及也頰先事少接左右鐸妻疑
置使婢言之頰驚曰吾豈醜者即命大白滿引而去
御史府有大夫中丞雜事者總臺綱也侍御史殿中侍御史

唐語林卷七

七

有內外彈四推太倉左藏庫左右巡皆負重事也不常備有
兼領者監察使有祠祭使館驛使與六察爲八分務東都又
常一二巡因監決案覆諸道不法事皆監察亦不常備亦有
兼領事者御史不問攝他官自武宗始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賊將截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用銀
三錠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毀像收銀送內
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詣白公索餘
銀恐涉隱沒故也

京師貴牡丹佛宇道觀多遊覽者慈恩浴室院有花雨叢每
開及五六百朵僧恩振說會昌中朝士數人同遊僧舍時東
廊院有白花可愛皆歎云世之所見者但淺深紫而已竟未

見深紅者老僧笑曰安得無之但諸賢未見爾衆於是訪之
經宿不去僧方言曰諸君好尙如此貧道安得藏之但未知
不漏於人否衆皆許之僧乃自開一房其間施設幡像有板
壁遮以幕後於幕下啟闢至一院小堂甚華潔柏木爲軒廡
欄檻有殷紅牡丹一叢婆娑數百朵初日照輝朝露半啼衆
共嗟賞及暮而去僧曰予栽培二十年偶出語示人自今未
知能存否後有數少年詣僧邀至曲江看花藉草而坐弟子
奔走報有數十人入院掘花不可禁坐中相視而笑及歸至
寺見以大畚盛之而去少年徐謂僧曰知有名花宅中咸欲
一看不敢預請蓋恐難捨已留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爲報
矣

唐語林卷七

八

宣宗在藩邸時爲武宗所薙將中害者非一日宣召打球
文宗召見執視上貌以玉如意撫背曰我家他日英王豈疾
乎即賜御馬金帶

宣宗在藩邸時爲武宗所薙將中害者非一日宣召打球
欲圖之中官奏瘡瘍遍體腥穢不可近上命昇置殿下果如
所奏遂釋之武宗嘗夢爲虎所逐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
宣宗即位本命在寅於屬爲虎

宣宗即位宮中每欲行幸先以龍腦鬱金藉地上並禁止每
上殿與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儒學頗留意於貢舉於殿柱題
鄉貢進士或宰臣出鎮賜詩遣之凡欲對公卿必整容貌更
衣盥手然後方出語及政事終日忘倦章表有不欲左右見

者率皆焚焚倡優伎樂終日感戲上未嘗顧笑賜者甚薄有
時微行人間採聽輿論以觀選士之得失

宣宗時越守進女樂有絕色上初悅之數日錫予盈頃忽歸
興不樂曰明皇帝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我豈敢忘百請
前日應留汝不得左右奏可以放還上曰放還我必思之可
賜酖一杯

宣宗多追錄憲宗卿相子孫裴諗度之子為學士加承旨上
幸翰林諗寓直便中謝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而得否
便放卿歸諗降階蹈謝却召上以御盤內果實賜之諗即以
衫袖跪受上顧一宮嬪取領下小帛裹以賜諗

宣宗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
孰為丹後周墀曰臣近任江西見丹行事遺愛餘風至今在
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典好官御史府問之
奏為御史

宣宗時加贈故楚州刺史尚書工部侍郎李德修為禮部
尚書德修吉甫長子吉甫薨太常諡曰簡度支郎中張仲方
以憲宗好用兵吉甫居輔弼之任不得為簡仲方貶開州司
馬實歷中方後諫議大夫德修不欲同立朝連牧舒湖楚三
州時吉甫少子德裕任荆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上即
位推恩德裕當追贈祖父乞追贈其兄故有是命

武宗任李德裕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嫉朋黨擠
牛僧孺李宗閔崔珙於嶺外楊嗣復貞穆李公珏以會昌初

唐語林卷七

九

冊立事亦七年嶺表宣宗即位嶺南五相同日遷北

宣宗弧矢擊鞠皆盡其妙所御馬衝勒之外不加雕飾而馬
尤矯捷每持鞠杖乘勢奔躍運鞠於空中連擊至數百而馬
馳不止迅若流電二軍老手咸服其能

清夜遊西園圖者晉顧長康所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圖
上若干人並食天厨唐貞觀中褚河南裝背題處具在其圖
本張維素家收得傳至相國張公宏靖元和中準宣索并鍾
元常寫道德經同進入內

潭峻自禁中將出復流傳人間維素子周封前涇州從事秩
滿在京一日有人將此圖求售周封驚異之遽以絹數匹贖
得經年忽問款關甚急問之見數人同稱仇中尉傳語評事

知清夜圖在宅計開居家貧請以絹三百匹易之周封憚其
逼脅遽以圖授使人明日果齎絹至後方知詐偽乃是一豪
士求江淮海鹽院時王涯判鹽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為余
訪得此圖當遂公所請因為計取之耳及十家事起後落在一
粉鋪家未幾為郭侍郎家閱者以錢三百市之以獻郭公

郭公卒又流傳至令狐相家宣宗一日嘗問相國有何名畫
相國具以圖對復進入內

宣宗將命令狐絢為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蠟燭一炬方
許歸院仍賜金蓮炬送之院吏忽見金蓮蠟燭驚報院中曰
駕來矣俄然絢至院吏謂絢曰金蓮花引駕燭學士用之得
安否頃刻有丞相之命

宣宗將命令狐絢為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蠟燭一炬方
許歸院仍賜金蓮炬送之院吏忽見金蓮蠟燭驚報院中曰
駕來矣俄然絢至院吏謂絢曰金蓮花引駕燭學士用之得
安否頃刻有丞相之命

宣宗將命令狐絢為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蠟燭一炬方
許歸院仍賜金蓮炬送之院吏忽見金蓮蠟燭驚報院中曰
駕來矣俄然絢至院吏謂絢曰金蓮花引駕燭學士用之得
安否頃刻有丞相之命

宣宗將命令狐絢為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蠟燭一炬方
許歸院仍賜金蓮炬送之院吏忽見金蓮蠟燭驚報院中曰
駕來矣俄然絢至院吏謂絢曰金蓮花引駕燭學士用之得
安否頃刻有丞相之命

宣宗將命令狐絢為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蠟燭一炬方
許歸院仍賜金蓮炬送之院吏忽見金蓮蠟燭驚報院中曰
駕來矣俄然絢至院吏謂絢曰金蓮花引駕燭學士用之得
安否頃刻有丞相之命

宣宗將命令狐絢為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蠟燭一炬方
許歸院仍賜金蓮炬送之院吏忽見金蓮蠟燭驚報院中曰
駕來矣俄然絢至院吏謂絢曰金蓮花引駕燭學士用之得
安否頃刻有丞相之命

唐語林卷七

十

宣宗以左拾遺鄭言爲太常博士鄭助自御史大夫爲相開先爲浙西觀察使左拾遺鄭言實居幕中明議以諫官諫時政得失動嗣宰輔請移言爲博士至大中二年崔慎由自戶部侍郎兼政復以左拾遺杜蔚爲太常博士蔚亦慎由舊寮遂爲故事

崔相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生贅肉欲蔽瞳人醫久無驗聞揚州有穆生善醫眼託淮南判官楊收召之收書報云穆生性粗疎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情審穆生遠甚遂致以來既見白崔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于中則必效矣崔曰知約雖妻子必不使知問又曰須用天日晴明亭午於靜室療之始無憂矣問崔飲多少曰飲雖不多亦可引滿譚

唐語林卷七

七

生大喜是日崔引譚生于宅北樓惟一小豎在更無人知者譚生請崔飲酒以刀圭去贅以絳帛拭血傳以藥遣報妻子知後數日徵詔至金陵及作相譚生已卒

大中三年李褒侍郎知舉試堯仁如天賦宿州李使君弟演不識題訊同鋪或曰止於堯之如天耳演不悟乃爲句曰雲攬八彩之肩電閃重瞳之目賦成將寫以字數不足憂甚同輩給之曰但一聯下添一者也當足矣褒覽之大笑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新羅國起樓厚齋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參軍恩地卽杜相權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長樂公密話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賤委任之戒令勿泄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逆

鞭而歸於通衢遇友人鄭實見其喜形於色駟馬羣而長樂遽以恩地之辭告之榮陽尋捧刺京兆門謁實具言得於馬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露泊制下開幕馬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以廉車發日自滿橋乘肩輿門生成在長樂片別京兆公長揖馬曰勉旃由是舊淨之譽偏於指紳竟不顯中間又涉交迎中貴愈招清議官工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崔郢中丞爲京尹三司使承達亭子宴丞郎崔乘醉突飲夏侯孜爲戶部使問曰尹曾任給舍否崔曰無孜曰若不歷給舍尹不合衝丞郎宴命酒糺下籌進爵爵取三大器滿飲之良久方起管引馬前軍將至死尋出爲賓客分司

唐語林卷七

七

太常卿封敖於私第上事御史彈奏左遷國子祭酒故事太常卿上日庭設九部樂盡一時之盛敖欲便於觀閱遂就私第視事

大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退朝宰相夏侯孜獨到衙門以御史大夫李景讓爲檢校吏部尚書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時中元休假通事舍人無在館者麻案旣出孜受麻畢乃召當直舍人馮圖宣之捧麻皆兩省胥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休幹亦在館

李景讓爲御史大夫初大夫不旬月多拜丞相臺中故事以百日內他人拜相爲辱臺景讓未旬除劍南節度使未幾請致仕客有勸之曰僕射廉潔縱薄於富貴豈不爲諸郎謀耶